

中國文學概要

華陽林山腴先生譔

三十三年五月增訂



石室文化服務社發行

自序

中國文學之行於當世者。其途至博。非一端可盡。而有所謂根柢焉。繇其根柢以上窮枝葉。則附鄂之相承。華實之搏縈。固歷歷可知也。夫學者。務培邕根柢而已。根柢者理也。枝葉附鄂華實者文也。在昔先民。知理之生於人心。而五常之性於是乎盡。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自先王之書。暨年之言。其箴諸竹帛。傳諸後世者。重規疊矩。歷千年猶一日。人心所具。不可誣也。其或諸子百家。稍有出入。雖水火相滅。亦復相生。而要之其末之弊則多矣。世衰文壞。在今日爲尤甚。救時之彥。家自馳說。愛惡相攻。異同相伐。後生誑誑。無所持擇。心竊嘆之。冥躬鄉里。本無世爭。獨念文章小技。願在明理焉耳。理何由明。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一旦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而論者或徑易其辭。謂不勞而可獲。或神祕其術。若鑽之而彌堅。傳曰。穀布亡。於時文則亂。五經者。文之穀布也。今之穀布之文鮮矣。時奚爲不亂。乙丑之夏。教授餘暇。粗輯吾國文學大略。上述源流。旁通蕃變。凡所下義。並據前修。欲覽者各得性之所近。而不殊暖於一先生。性定而理明。理明而辭達。古今之文章因是已。至於選選有得。莫如後思。則非是區區者所能任。方聞君子。或過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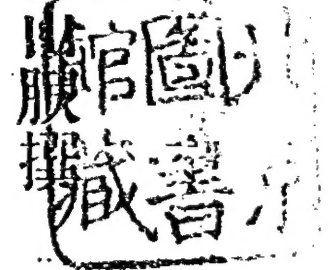
隨之。• 鑒比之目錄批尾。• 諒亦有間焉。• 民國十三年七月華陽林思進山腹譯



中國文學概要

第一篇 上古三代秦漢

華陽林思進



文學原本六經

中國文教。皆本六經。而六經刪述。實自孔子。故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小戴經解篇云。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挈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文心雕龍宗經篇備列五經顏氏家訓文章篇亦云文章原出五經』自周衰俗變。諸子百家。爭鶩馳說。人自著書。文彌以繁。然合其要歸。實六經之支與流裔。『漢書藝文志』太史公稱載籍極博。考信六藝。『伯夷列傳』唯文學亦然。故首述六經。而比傳源流如下

易

宓戲氏卦重卦。文王作卦辭。孔子作十翼。上象下象。上象下象。繫下繫。文言說卦。

後世序錄通論文體即出於此

序卦雜卦。歐陽修易童子問。言繫卦文。言而下皆非孔子作。趙汝談云十翼非孔

	<p>子作。不足爲據。見姚際恆古今僞書考。</p>	
書	<p>上紀唐。下至秦穆。所載典謨訓誥誓命。然禹貢紀地理。洪範述災異。爲例亦不盡然。 （史通）</p>	<p>後世詔令書奏紀傳典志文禮。卽出於此。</p>
詩	<p>上采殷。下取魯。故鄭玄詩譜序云。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是爲天牛尾八閩。不足徵信。</p>	<p>詩譜雖多四言。而五言肇於行露。七言亦本緇衣。後世騷賦詩歌有韻之文。卽出於此。</p>
禮	<p>儀禮古止稱禮。十七篇始於冠昏。終於喪祭。小者相見燕飲。大者朝聘射覲。所謂威儀三百也。</p>	<p>後世典制文體。亦仿於此。</p>
樂	<p>周衰樂壞。又爲鄭衛所亂。漢興制氏僅能紀其鏘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劉班著錄。有</p>	<p>樂自漢世卽微。今更無論。</p>

樂紀二十一篇。王禹記二十四篇。今小戴樂記。則以十一篇合爲一篇者也。樂記疏

春秋

始魯隱公。迄魯哀公。凡二百四十二年。孔子因魯史之舊。筆則筆。削則削。以見褒諱。貶損。孔子世家。又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然後遠近可紀。而同意有別。杜預春秋序。

後世編年紀傳所出。而史家所謂書法微婉志晦者。亦備於是焉。

諸子百家

春秋戰國之際。吾國文學極盛。蓋自王官失守。百家並作。各樹一端。崇其所善。取舍諸侯。其言雖殊。譬如水火。相滅亦相生也。藝文志。班孟堅云。諸子十家。可觀者九家而已。班氏不取小說見後漢書本傳註。今依藝文志。各著其指要以明之。

儒家

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游文六藝之中。留意仁義之際。

其短遠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

道家	<p>出於史官。歷記成敗禍福存亡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p>	<p>其短絕去禮樂。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p>
陰陽家	<p>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p>	<p>其短牽拘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p>
法家	<p>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p>	<p>其短無教化。去仁義。殘害至親。傷恩薄厚。</p>
名家	<p>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名正言順則事成。</p>	<p>其短則督者爲之。鈎鉅析亂而已。</p>
墨家	<p>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故貴儉。養三老五更。故兼愛。選士太射。故尚賢。宗祀嚴父。故右鬼。順四時行。故非命。以孝視天下。故尚同。</p>	<p>其短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不別親疏。</p>

縱橫家

出於行人之官。專對四方。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

其短尚詐諛而棄信。

雜家

出於議官。兼備墨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

其短漫羨而無所歸心。

農家

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

其短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諄上下之序。

小說家

出於稗官。閭里小知所及。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亦芻蕘狂夫之說。

其短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

百家承六藝而起。弘麗汪濊。比景星之佐三辰。狹見執一。忽其深美。一抱朴子百家篇。此葛洪所由悲慨也。梁昭明太子撰文選序。且曰諸子不以能文爲本。他無論矣。劉彦和獨謂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文心雕龍諸子篇。斯卓然論也。故究極文學者。必上溯諸子。不得加以遮翳。

騷賦緣起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興圖事。故

可以爲大夫。春秋之後。聘問歌詠。不行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漢書藝文志』荀卿屈原是也。屈原遭憂離譴。作離騷二十五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王逸楚詞序』所謂驚采絕豔。體漫十三代。而風雅于戰國者矣。『文心辨騷篇』其後宋玉唐勒景差。慕而效之。並有造述。玉文尤高。故世稱屈宋焉。『史記以招魂爲屈原作』王逸同昭明乃以九辨招魂爲宋玉作大招或云景差作藝文志有宋玉賦十六篇唐勒賦四篇荀卿五賦。禮知書藝文。理平詞質。其體蓋別。而七略賦家。分次爲四。曰屈原賦二十四家。陸賈賦二十一家。荀卿賦二十五家。雜賦十一家。章太炎謂屈賦言情。荀賦效物。陸賈縱橫之變。雜賦中有隱書成相辭。則賦體之俳優。此亦辜樞之言云爾。『荀子成相篇三四七言相間成文相者遂梓之聲』唐文弼云後世彈詞之類爲最近之。自漢以還作者彌衆。當于後篇具論。

小學遞嬗

黃帝之史蒼頡作書。『世本作篇』始有文字。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教國子六書。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以明造字之本。『藝文志』宣王時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孔子書六經皆用古文。其後七國分離。至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併天下。李斯乃奏同之。罷其與秦文不合者。而作蒼頡篇。中書令趙高作爰歷篇。太

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說文序』獄吏程邈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始阜善之。各曰隸書。『王僧虔答齊永祖啓』班固云。苟趨簡易。施之徒隸是已。此外尚有刻符蟲書摹印署書及書。合爲八體。漢興又有草書。『說文序』而蕭何定尉律，學僮十七以上。試太史，能諷誦九千字。乃得爲吏。且以八體試之。『藝文志』故兩漢之世。通小學者最盛。

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而楊雄有方言。『本名輅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省稱或爲方言或爲別字』訓纂篇。順頡蒼頡易重複之字。班固又續十三章。杜林于楊雄外。亦有蒼頡訓纂篇。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林又作蒼頡訓故。『藝文志』至安帝時。許慎作說文解字。『許之六書次第指事象形會意形聲轉注假借與班氏微有不同』博采通人。稽覈其說。理羣類。達神指。分別部居。不相雜廁『說文序』集文字之大成。綜古今之樞要矣。

經學源流

世傳秦燔詩書。燒滅百家語。夷考其實。特禁私家之藏耳。『始皇本紀』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秦置博士。掌通古今。員多至數十人。『百官

公卿表」最名者。儒家有羊子四篇。名家有黃公四篇。黃公名疵。復作秦歌詩。「藝文志」而叔孫通伏生。且以定禮傳書顯于漢代。「叔孫通伏生爲秦博士並見史記」以斯推校。則秦時博士之官。要亦各有典守。備員待問。特未若漢之增置弟子員而已。然漢置博士。實因於此。更文景武。經術益盛。而文體亦漸備。故曰彬彬多文學之士。「漢書儒林傳」

漢初言易自淄川田生。言尙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魯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史記儒林列傳」自文景時。三家詩已立博士。「後漢書韜輔傳」稱孝文立一經博士因學紀聞云考之史漢文帝時申公韓嬰皆以詩爲博士五經列于學官者惟詩而已「孝武復置書歐陽。禮后蒼。易楊何。春秋公羊。是爲五經博士。孝宣又立大小夏侯尙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轅梁春秋。孝元又立京氏易。皆今文也。至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尙書。周官經。其書或出孔壁。或在王國。或逸民間。「周官尙書禮並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先秦舊書毛詩左氏春秋河間亦立博士古文尙書魯恭正壞孔子壁所得卽孔安國以今文讀之起其家渚魯淹中亦得有古文禮經多三十九篇」是爲古文。太常諸儒並非之。劉歆移書責讓。卒爲孔光師丹輩所沮。迄東漢世。然後古文大行。而今文寢細。由是後儒紛紛。競啓今古學之爭。至今而不息矣。

漢世經學皆重師傳。口耳授受。其來自古。故非師則莫與之通。後師始有章句解故等目。
 • 如易施孟梁丘章句書大小夏侯解故之類章句指括文義名師具有解故則必貫達表裏別
 奏精微（說本沈欽韓漢書疏證）今撮其著者列爲一表以便省覽：

西漢經師表略

易 孔子授易商瞿六傳而至田何「史記儒林傳」

王同——楊何

田何——周王孫——丁寬

田何

施雠——張禹

戴宗

彭宣

翟牧

孟喜

焦贛——京房

白光

服生

梁丘賀——賀子臨

王駿

五鹿充宗

費直易一王瓚 東萊費直治易。長于卦筮無章句。教瑯琊王瓚能傳之。『漢書儒林傳』費

氏未立學官。劉歆好古文始請立之。至東漢而費氏易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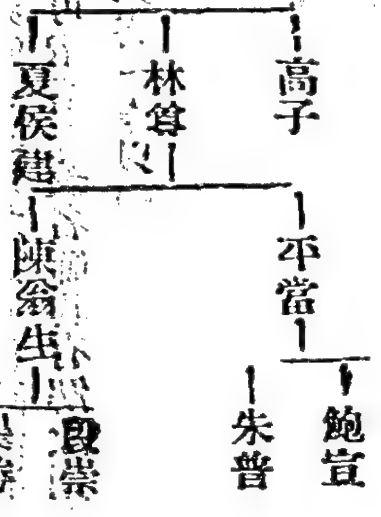
書 伏生爲秦博士。秦亡伏生求其藏書亡數十篇得二十九篇教齊魯間山東大師無不涉

尙書以教『漢書儒林傳』

竈錯

伏生一張生一夏侯都尉一族子始昌一夏侯勝

歐陽生一倪寬一陽一孫曾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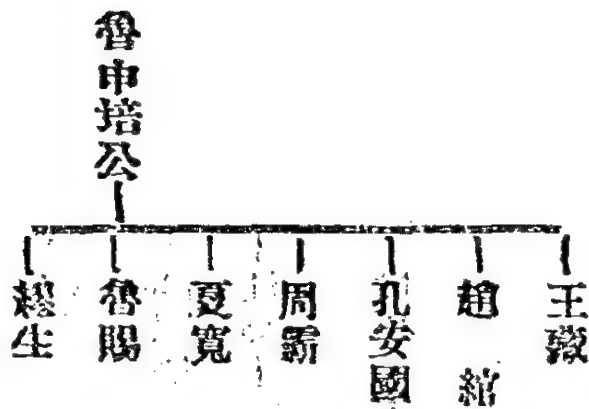
古文尙書孔安國

司馬遷

都尉朝——膠東唐生——胡常——徐敖

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遭巫蠱。未立于學官。漢書儒林傳。王莽時立之。

詩 齊人浮丘伯以詩授魯申公。漢興而申公爲詩訓故。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故三家皆列於學。藝文志。



徐傳

關門慶忌

江公—韋賢—子玄成

徐公—王式

褚少孫

薛廣德—褚少孫

翼奉

齊轅固生—夏侯始昌—后蒼

蕭望之

匡衡—師丹

淮南貢生

燕韓嬰—嬰子—嬰孫商—涿郡韓生—蓋寬明

趙子—蔡義—王吉

趙毛公—貫長卿—解延年—徐淑

魯人大毛公爲故訓傳于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鄭玄詩譜』至哀平之際。乃立于學。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莫爲小毛公。『初學記』

禮

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並立于學官。又古禮經出魯淹中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藝文志』

徐生子——孫徐——延襄善爲容

公戶滿

魯高堂生——徐生——

桓生

次單

蕭奮——孟卿——后蒼——

聞人通漢

戴德

戴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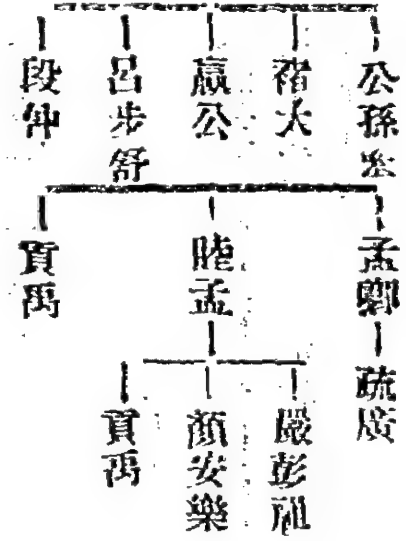
慶普

春秋 孔子作春秋。其褒諱貶損。不可盡見者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左丘明恐失其

真。故論本事而作傳。及漢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四家之傳。公穀立學

官。鄒氏無師。夾氏無傳。『藝文志』

春秋公羊傳——胡毋生——



黃仲舒亦治公羊春秋傳弟子——殷忠——

褚大
呂步舒

太史公云言春秋于齊魯胡曰毋生。于趙曰董仲舒。漢初公羊實二家開之。非師弟也。
• 「此我搜名山吳之英說」

春秋穀梁傳魯申公——江公卜——

江公子——孫——
胡常
劉向

非成

榮廣——蔡千秋——尹更始——翟方進

周慶。

房鳳

張蒼

賈誼——賈公——子長卿——張禹——尹更始——子成

翟方進

春秋左氏傳

張敞

劉公子

胡常——賈護

史漢體裁

七略雖史部。尚書春秋皆史也。左丘明附經作傳。卽編年之史。又稽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逸文。纂爲國語。則別史也。漢太史公司馬遷上起黃帝。下窮漢武。成十本二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名曰史記。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官爵。一史通一史之爲體。于斯始備。自後史家或斷代不同。大端則莫敢異矣。迄東漢班彪以史記自太初後闕而不錄。好事者頗或綴集。然多鄙俗不足踵繼其書。乃繼採遺事。旁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彪卒子固欲就父業。人告固私撰國史。收繫京兆獄。

顯宗奇其文。除固蘭臺令史。〔後漢書本傳〕固遂斷自高祖。爲十二本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故漢書百卷。史之斷代。自固史也。
 即史漢兩書並論。史記多別裁。而漢書較詳整。范曄宗云。遷文直而事舉。固文瞻而事詳。〔後書班固傳贊〕此語盡之。及唐劉知幾作史通。敘列史體爲六家。亦舉其所當知也。

史通六家

後史依仿者

尚書家

古。者左史記言。言爲尚書。劉氏之尚書家。即記言體也。

晉孔衍漢尚書魏尚書隋王劭隋書之類

春秋家

右史記事。事爲春秋。劉氏之春秋家。即記事體也。

漢司馬遷本紀宋朱子通鑑之類

左傳家

春秋雖記事而微婉隱晦寓之書法。其事非傳不明。左丘明論本事而作傳。年月一依春秋劉氏

後漢荀悅漢紀宋司馬通鑑之類

之左傳家。即編年體也。

國語家

其文與左傳重出而小異。故韋昭國語序稱爲外傳。蓋事以國別。劉氏之國語家。即別史體也。

劉向所校之戰國策。漢趙曄吳越春秋之類。

史記家

史記爲書。疆宇遼闊。年月遐遠。此自不得不然之勢。而傳紀成體區別易觀。漢書實出於此。劉氏之史記家特謂其不純一代。即通史體也。

唐李延壽南北史宋歐陽修五代史之類。

漢書家

包舉一代撰出一書。惟此與史記爲異。劉氏之漢書家。即斷代史也。

晉陳壽三國志范曄後漢書之類。

西漢文學

文章之體。至西漢而大備。然自詞賦家外。無以文名家者。蓋當時之文。究其學術多在諸子。如賈誼陳政事疏。董仲舒公孫宏對賢良策。其書並在儒家。鼂錯三十一篇則在法

家。鄒陽主父假徐樂嚴安之上書亦在縱橫家。『藝文志』此其大較也。

漢初能爲詞賦者。獨有賈誼。誼作惜誓鵬鳥弔屈原諸賦。一規屈宋文景之世。並尙黃老。枚乘嚴夫子司馬相如輩多客梁孝王園。及武帝好詞賦始來京師。相如成都人。所作上林子虛諸賦。侈麗閎衍。實爲漢賦之冠。此外如嚴助『嚴夫子族家子』朱買臣枚皋『乘小妻子』吾邱壽王。東方朔皆極一時之選。朔詞雜談諧。枚皋亦然。武帝以俳優畜之。朔文以答客難非有先生論二篇最爲善。而當時詔令皆文章爾雅訓詞深厚。『史記儒林傳』帝所自造賦則有秋風辭。悼李夫人辭。詩則有瓠子歌柏梁臺君臣聯句。『藝文志』出行巡狩及游歌詩十篇。並與詞人方軌矣。其時淮南王安亦招致賓客。八公之徒。分造詞賦。或稱大山。或稱小山。猶詩之有大小雅。『王逸序』今所傳招隱士篇。則真屈子之遺音也。

詩三百篇。四言居要。間有不然者。引氣長短不齊以取音節諧適而已。至漢而四言體盡著者僅有韋孟。『諷諫詩』五言樂府由是代興。高祖之大風歌。唐山夫人之安世房中歌皆樂府也。『大風歌』七言房中歌三四七言錯出。而五言佳麗。實始枚叔。『今所稱古詩』十九首中青青河畔草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東城高且遠明月何皎皎七首玉臺新詠皆以爲枚乘作。鍾記室詩品稱其源出國風。李陵蘇武繼之。遂開寬和清勁兩派。『本玉臺連說』爲五言祖。漢詩於是爲盛。

武帝創立樂府。司馬相如等造郊祀歌十九章。『漢書禮樂志』其後復有鼓吹曲詞。『如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巫山高將進酒之類』。『樂府詩集』如『隴頭流水關山月長安道紫騮馬之類』。相和歌詞。如『箜篌引公無渡河平陵東陌上桑之類』。清商曲詞。『如子夜歌四時歌之類』。漢魏六朝運唐轉相放效不盡可被之絃歌。皆題號樂府。唐人又以諷刺時事。自造新樂府。『如李白塞上塞下曲杜甫石壕吏新婚別白居易海漫漫上陽人之類』。則直詩之變體矣。

宣帝修武帝故事。徵能爲楚辭者九江被公及高材劉向張子儵華龍。『藝文志』子儵有賦三篇華龍有賦二篇。『柳褒等』。待詔金馬門。而賁中王褒先爲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帝布詩選。好事者習而歌之。汜卿侯何武爲童子。在選中。久之武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褒於是。以軼材徵上。詔爲聖主得賢臣頌。而太子尤喜褒。甘泉洞簫兩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漢書王褒傳』。及哀成間而揚雄起。雄字子雲。亦蜀郡成都人。默而好深沈之思。喜相如賦。宏麗溫雅。每擬之爲式。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乃詔待詔從上甘泉奏賦。又上羽獵長楊賦。意存諷諫。後以賦必推論而言辭極靡麗。非勸之正。乃輟不復爲。而草太玄擬易撰法言象論語。『漢書揚雄傳』。斯雄所謂乃玉乃金者也。

自來文無純複。亦無純單。『語本國故論衡』。單者頓挫以取回轉。復者疏宕以行氣勢。『語本王志』。有不得不然者耳。自司馬遷賈誼晁董以逮趙充國劉向匡衡皆能運單成體。

漢京之末，以王褒揚雄本精詞賦及爲他文，才藻橫溢。時或標以儒語，如褒所作四子講義論，雖諫不受，單于朝書，物形則變，遂漸開東漢之風矣。

東漢經學

王莽更始之際，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建武中興，愛好經術。范升陳云：鄭興杜林衛宏劉昆相策之徒，繼踵而興。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家。後書儒林傳：光武初嘗立左氏穀梁，以三家經師在國，議廢章帝時，賈逵始條奏左氏長義三十事，又譏古文尚書同異，齊魯韓與毛詩異同，周宣解詁。建初八年，乃詔諸儒選高才，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得興于世。後書賈逵傳：諸儒以今文攻古文者，范升李育著論何休陽頌也，以古文攻今文者，桓譚賈逵許慎馬融賈逵也。至鄭玄則兼用今古，會通爲一，於經並下箋註。當時稱爲鄭學，流行二千餘載，至今不絕。今更列東漢傳經表如左：

東漢經師表略

易五家

施氏易：施氏、孟喜、劉昆、子默

孟氏易

注丹

熊陽鴻

任安
廣漢郡綿竹人

梁丘氏易

范升
楊政

張興
子觚

京氏易

魏滿

殷鑒

孫期

費氏易

陳元

鄭眾

馬融
鄭玄

荀爽

書四家

歐陽欽

曹會
子祉

禮震

歐陽尙書

桓榮
子郁

牟長

宋登

丁鴻
陳弇

大夏侯尙書

張馴

牟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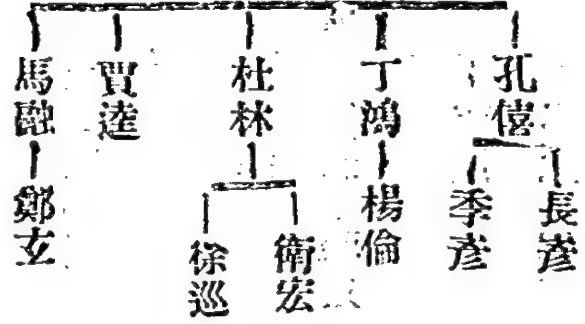
小夏侯尙書

王良

尹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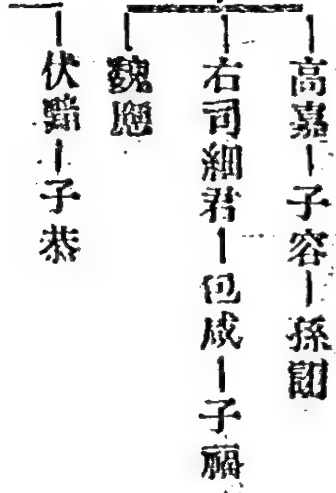
蓋豫
周防

古文尚書



詩四家

魯詩



濟詩——杜末（蜀郡繁人）

景翊（廣漢郡梓潼人）

薛子——澹臺敬伯

召訓——子漢——杜撫（犍爲郡武陽人）——趙暉

韓詩——韓伯高

楊仁（巴郡閬中人）

張匡

毛詩謝靈運

鄭衆

衛宏——張廵

賈逵

馬融——鄭玄

禮四家

農氏禮

曹充子褒

王臨董鈞（隸爲郡資中人）

大戴禮

中興以後。立大小戴禮博士。然未顯者。〔見後書曹褒傳〕

小戴禮

周官經

杜于春

賈逵

鄭衆

馬融鄭玄

春秋五家

丁泰

鍾興

樓望

承宮

嚴氏公羊春秋

周澤

樊儵—張霸「蜀郡成都人」—子楷

甄宇—子普—孫承

程曾—顧奉

顏氏公羊春秋—張玄

李氏公羊春秋—李育

何氏公羊春秋—羊弼—何休

鄭興

賈逵

陳元

韓歆

李封

左氏春秋

服虔

楊賜—穎容

謝該—樂詳

東漢文學

光武少受尚書，通大義，故其詔令剴切情事，惟造次喜怒時有所偏。『父心雕龍詔策篇』：『然不假手外請，亦由留意斯文故也。』『困學紀聞』：『漢詔令入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榮也，亦眉榮也，非代言者所敢爲。』其時桓譚馮衍並擅文術，譚從揚雄劉歆游，著新論二十九篇，王仲任稱其辨照然否，虛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釐定。』『論衡超奇篇』：『衍生世坎輒，所作顯志賦上書自陳，與婦弟任武達書，詞采隱複，已類連珠。』『傅玄敍連珠始於章帝時，班固賈逵傳敎受詔作之，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欲使歷歷如貫珠，謂之連珠也。』於是班固典引，崔駰達旨，張衡應間，蔡邕釋誨，依是科錄，迭相祖述，皆以有韻之文，而爲排衍之筆。劉彥和所謂博雅之人，藻溢於辭矣，若夫標心子論，送懷千載，嗣君山而起，則王充論衡，王符潛夫，崔實政論，仲長統昌言，亦文家之壯觀矣。東京詞賦名者，班固賦有兩都幽通，張衡賦有兩京思立，莫不溯源揚馬，勢含飛動，其

間閱譽。蓋數十年。而後馬融有廣成昆侖諸賦。王延壽有魯靈光殿王孫諸賦。故詩歌則東京二百載中。惟班固詠史。張衡同聲。鄺炎見志。孔融雜詩。寥寥可數。而上計東秦嘉妻徐淑。事既可傷。文亦悽怨。叙別之作。與班姬團扇短章。辭旨相亞。爲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鍾嶸詩品。斯言亮矣。其他單篇文論。如朱穆崇厚。蔡邕正凌。雖流勢纏綿。不同諸子。而適辨一理。亦有可觀。魏晉繼之。斯類彌繁矣。

目錄校讐

漢成帝時。詔劉向校中祕書。向於是總辭書而爲別錄。子歆又爲之輯略。故稱七略。累言之則曰七略別錄。班固依之。作藝文志。曰輯略。諸書總要。白六藝略。六經小學。曰詩賦略。曰兵書略。曰術數略。天文算術曆譜。曰方技略。醫卜。至曹魏祕書郎鄭默制中經簿。晉中書監荀勗。又因中經簿爲中經新部。是爲四部之始。一、甲部。紀六藝及小學。二、乙部。古今諸子兵書術數。三、丙部。史記雜事皇覽雜事。四、丁部。詩賦圖讚。李充爲著作郎。乃定五經爲甲部。史記爲乙部。諸子爲丙部。詩賦爲丁部。蓋自唐宋來。分經史子集者皆權輿於此。其間如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亦嘗以私人撰述。欲復七略舊制。稍辨源流。而目類蕃滋。勢難該括。故其書浸微。無更繼者已。

官書目錄。自中經新簿後。於劉宋則有元徽元年四部書目。於蕭梁則有天監六年四部書目。於陳則有天嘉六年四部書目。於隋則有開皇八年四部書目。『隨書經籍志』。卽據其目所成。『唐之四部書目』。卽唐書藝文志所載。宋有崇文書目。明有文淵閣書目。清有國庫全書目錄。『乾隆時奉敕編』。此皆國家所有。蒐求哀聚。昔人所謂興廢繼絕。潤色鴻業者也。而私人著錄。傳於今者。若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縣直直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中之經籍考。最爲可重。其餘明清來。如焦竑經籍志。世善堂絳雲樓傳是樓。愛日精舍諸目。張文襄有言。是藏書家所貴。非讀書家所亟矣。

近人之所謂目錄學。則藏書家派爾。惟章學誠校讎通義。不可不稍一瀏覽。辨津梁焉。

中國文學概要

第二篇 三國兩晉

三國經學

董卓之亂。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取爲帷囊。掃地皆盡。『隋書經籍志』三國曆祚不久。儒術雖衰。未嘗無人。今綴其可見者。於魏則有董遇善左氏傳作朱墨別異。『魏志王肅傳注』左氏章句。『隋志』賈洪通春秋左氏。『王肅傳注』邯鄲淳善蒼雅許氏說文。『王梁傳注』薛夏與文帝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王肅傳注』阮瞻精禮。及齊魯韓毛詩。故譏左氏爲相斲書。魚豢從受詩學。『王學傳注』蘇林於古今書傳字指危疑。並爲下釋。『劉劭傳注』又爲孝經注。『隋志』樂詳從謝該受左氏。撰問七十二事。『杜幾傳注』魏路楠述七人以爲儒宗。而王粲通才。且撰尙書釋問。『隋志』又集中有難鄭玄尙書事。『顏氏家訓勉學篇』王朗亦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本傳』其子肅善賈馬之學。不好鄭氏。得注羣經。改易鄭說。集聖證論以譏短玄。玄門人東州大儒孫叔然。復駁而釋之。叔然所注有周易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於時王弼何晏崇尙莊老。更

鬯玄風。弼注易。自撰略例。晏集解論語。兼注孝經。嵇康撰左氏傳音。糜信著春秋說要。殷梁注。劉劭亦注孝經。宋均則並注詩緯禮記房樂緯孝經句命決援神契諸書。『以上本傳及隋志』蓋師傳漸乖。益以繁妄。自王子雍以來。加本彌厲焉。

於蜀則有尹默以益部多貴今文。不崇章句。乃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忠受古文學。既通經史。又專左氏。李謨亦與默同學荊州。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杜預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譙榮治尚書通諸經。子周著玉經論。許慈善鄭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胡潛讀喪紀五服。孟光好公羊春秋。來敏通左氏及蒼雅訓詁。以上并蜀志本傳。蔣琬撰喪服要紀。『隋志』昔孫盛譏蜀少人士。然許胡之外。班班具在。不可誣也。

於吳則有唐固注公羊穀梁。『吳志闕澤傳』虞翻訓注周易論語國語太玄。姚信注周易。陸績亦注太玄周易。韋昭注國語孝經。嚴畯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徐整有毛詩譜。程秉博通五經。著周易摘商書駁論語弼。以上並本傳及隨志。射慈有喪服圖及變除五卷。『通典』江東人才盛美。言乎學術。有鬱其特者。仲翔公紀弘嗣而已。

三國文學

三國承漢之末。魏蜀並任法家爲治。吳大帝屈身忍辱。『吳志』循猶黃老。獨魏武文采

踔絕一代。文帝繼之。天資文藻。下筆成章。『魏志』典論之作。畢牢今古。餘如王粲辭賦。徐幹論說。陳琳阮瑀劉楨應瑒章表書記競秀一時。世所目爲建安七子也。而陳思王植。尤允敏瞻。思若有神。『本傳』注引魚豢語。『自謂好人譏彈。其有不善。應時改定。欲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以傳同好。』植與楊德祖書。『今之但稱其詞賦者。尙非子建本懷矣。然植文章流麗。華采。如洛神賦釋愁文金鄒仲雍哀辭。已啓六朝風尚。惟仲宣登樓。微近屈賈。平叔景福庶幾班揚。此亦可得而言焉。若夫江表能文。雖正平有不令張子布見之語。然據其縉藻。則僅所作陶徐州哀辭一首。及胡綜黃龍大牙賦而已。蜀最寥寥可稱道者。相如李淑。端臣頌。劉弘毅王魯王兩策外。餘無見也。』

自東漢來。詩道衰歇。爰及建安。五言騰涌。『文心雕龍』魏武樂府悲涼高亮。文帝源出李陵。而新奇美瞻。陳思則情義雅怨粲溢古今。故仲偉以爲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陳思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下。『梁鍾嶸詩品』此建安之詩格。必首曹劉。王粲徐幹。抑其亞焉。而中散名篇。託喻清遠。雖傷之露。不失高潔。至於阮公詠懷之作。直寄情八荒。想其言外。『詩品』魏晉之間。小雅之道也。

至若子論之作。魏吳爲盛。都最其凡。魏則武帝兵書要略。『兵家』文帝典論。徐幹中論。杜恕論。『儒家』劉廙政論。桓范世要。劉劭人物。阮武政論。『治家』任嘏道論。『道家』嵇康清談。『雜法』吳則周昭新論。楊泉物理。姚信士緯。『法家』陸景

典語。顧讀新語。『儒宗』王肅渾天象注。『王文家』張儼默記。『以上並吳志及隋志』蜀則諸葛故車。『章太炎校其目錄以爲往古尚書之流』武侯集說。陳流釋問。應周洪訓。『儒宗以上並烏志及隋志』斯其卓卓顯著者。而單篇駁論。亦自多家。輒舉數篇。期於隅反。在魏有曹植辨道。『後晉』始傳注。『魏書』阮瞻達莊。『本傳』李康運命。『文選』在蜀有裴樺甲乙。和正釋說。在吳有陸績述玄。『國志本傳』皆可謂敷述昭憤。倫理無爽者矣。

兩晉經學

晉承正始之餘。祖尚玄虛。『晉書儒林傳序』故王弼何晏盛行。又以王肅不好鄭氏。爲造逸書孔傳。及孔叢家語。以譏成其說。學者宗之。兩京家法。由斯盡替。要注論語。鄭沖荀頴皆共議集。則多改昔人。『晉書鄭沖傳』杜預釋左傳。則膚視劉賈。『預春秋序』郭璞注爾雅。則意定孫樊。『清儒盧文昭爾雅漢注序』范曄解穀梁。則自改本傳。『廖井研詩穀梁疏序』其餘如孫毓之評毛詩異同。『隋志』劉兆之作春秋闕人。汜毓之合三傳解注。『晉書儒林傳』唐夷之周易難王。『隋志』皆言不稱師。好爲違異。妄思竊據。更起涉濶。求如文立之毛詩三禮。何隋之治韓詩歐陽尙書。王化之治春秋公羊。任熙之治毛詩京易。『華陽國志』董景道之精鄭禮。續咸之專鄭易。『晉書儒林傳』

「篤守傳聞。好而不厭。蓋亦僅矣。」

顧晉世經術。雖謝漢儒。而喪祭冠婚。禮獨不墜。「本國故論衡說」賀循爲歷晉之後。世精禮傳。「晉書本傳」故所撰有喪服要記。喪服譜。葛洪亦謂喪服變除。蔡謨又有喪服譜。「并隋志」而袁準之論從母。范汪之論冠子。庾蔚之之議賀昏。「宋書禮志」賀循之辨昭穆。「通典」皆蔚然一時。爲禮學宗。後世所不逮也。

兩晉文學

兩晉文章朗贍。首推張華。自二陸入洛。而三張減價。「晉書張載傳書」非虛語也。潘岳少以才穎見稱。辭藻絕麗。尤善爲哀誄之文。「潘岳傳」故世又云潘陸。潘之藉山西征。閒居秋興懷舊諸賦。及馬汧督誄。夏侯常侍誄。陸之辨五等兩論。及弔魏武帝文。嘆逝。豪士賦序。並桀然名作。而以文賦爲最高。蓋上窮文變。下開柯則。通津億載。誠所自負矣。今列其體式。而稍附以王閏蓮所釋。

詩 緣情而綺靡。「詩者持也。風上化下。感於無形。故貴以詞掩意。使吾志曲隱不

自達。聞者激昂而思赴。其所不及設施。而可見諸施行。幽竊曠朗。抗心遠俗之致。亦於昇達焉。非可快意逞詞。以使世人喜怒也。」

賦 體物而瀏亮。「賦者詩之一體。詠隱而使人自悟。故以諷諫。和如子雲。然誠此

意。至大冲安人。發擢學識。用兼詩書。其文燦焉。委之本隱之顯。故託體於物。而貴清明也。

碑 拔文以相質。『碑始於廟。碑文則始墓道。以文述事而不可以事爲主。相質者。質飾也。』

謀 縹緲而悽愴。

銘 博約而溫潤。『言欲博典欲約』

箴 頓挫而清壯。『箴常從耳聽故尙頓挫』

頌 優游以彬蔚。『後世之頌。皆應制贊人之文。故貴優游。不可妄譽。以上有韻之文。專主華飾』

論 精微而朗密。『是非不決。論以明之。故必探其精微。使明然而密』

奏 平徹以閑雅。『奏施于君。故必氣平理徹』

說 煒燁而譎誑。『說當回人之意。改以成之事。使反乎正。非尙詐也。以上無韻之文。故貴直敝』

詞賦自潘陸外。左思三都。抗高班馬。袁安郭璞亦有賦才。嗣是以來。文競駢縟。而葛洪抱朴諸篇。且純以儷辭叙致。蓋緣士衡連珠之體。擴而充之。後世遂益滔滔矣。然其時又有別異者。章炳堯嘗言。魏晉文體雖卑於漢。獨持論彷彿晚周。守已有度。而

伐人有序。『國故論衡』所稱杜預議黜陟。劉毅議罷九品中正。魏甯議士斷。『並載本傳及通典』皆可謂綜覈情事。辭無枝葉者。而敷暢玄理。昭晰物論。若裴頠崇有。魯勝墨辨。『並載晉書本傳』亦甚可觀焉。子論至晉。其流不絕。袁準有正論。夏侯湛有新論。虞喜有志林。『儒家』杜夷有幽求新書。葛洪有抱朴。『道家』傅玄有傅子。『雜家』並見本傳及隋志』即不足上比荀悅。『中鑒中論』下乃俯視六代矣。

魏晉間史才頗不乏人。吳韋昭撰洞記。上起庖犧。又欲作吳史。未成。『吳志本傳』陳術撰益部耆舊傳。『蜀志』譙周撰古史考。陳壽撰三國志。益都耆舊傳。虞溥撰江表傳。司馬彪撰續漢書。王隱本其父銓所錄晉事。遂成晉書。沿及東晉。孫盛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干寶著晉紀。謝沈亦有後漢書晉書。習鑿齒著漢晉春秋。徐廣著晉紀。袁宏著後漢紀。『並晉書本傳』一而常璩華陽國志。與承祚之書。尤推良史。故至今重之。詩至黃初以後。寢已陵遲。晉太康中。張陸潘左。勃爾復興。顧武前代。『詩品』而其時郭景純以俊上之才。借游仙而變其體。『困學紀聞』郭璞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劉越石什清剛之氣。鼓喪亂以志其悲。此又不同於潘陸諸人者也。大抵潘陸俱以寬和行動氣。『本玉國通語』故仲偉稱潘出仲宜。而陸源子建。左思清勁。公幹之遺。所以區分。要在意會。正士衡嘆爲難以辭逮者爾。

南北朝經學

永嘉亂。梁丘施氏之易。歐陽夏侯之書。齊魯之詩。並皆亡佚。及魏起代陰。天下分爲南北。經術好尚。互有不同。故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毛公。禮則同遵鄭氏。隋書儒林傳序。大抵北朝之盛。言易三禮服氏春秋者。皆出徐遵明。言毛詩者出於劉瓛之。公羊穀梁。儒者多不厝懷。論語孝經。學徒莫不通講。北史儒林傳序。南朝之儒。言易者有伏曼容。亦兼治毛詩喪服論語。言書者有孔子祛。集註尚書。言禮者有何休之。崔靈恩。嚴植之。何承天。沈不害。言左氏者有王元規。言論語有皇侃。蓋東晉草創。朱遼庠序。宋齊國。時或開置。至梁大監初。始立五館。以五經教授。雖博延生徒。而成業蓋寡。南史儒林傳序。而魏徵等乃云南人約簡。其得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於論爲不篤矣。北朝經儒表略。南朝經學。亦尚玄論。故無授受源流可紀。

易

徐遵明

盧景裕

權會

郭

劉焯

其後言易者多出郭茂

書「鄭氏」

王總——徐遵明——

李鉉
李周仁
張文敬
權會

三禮「鄭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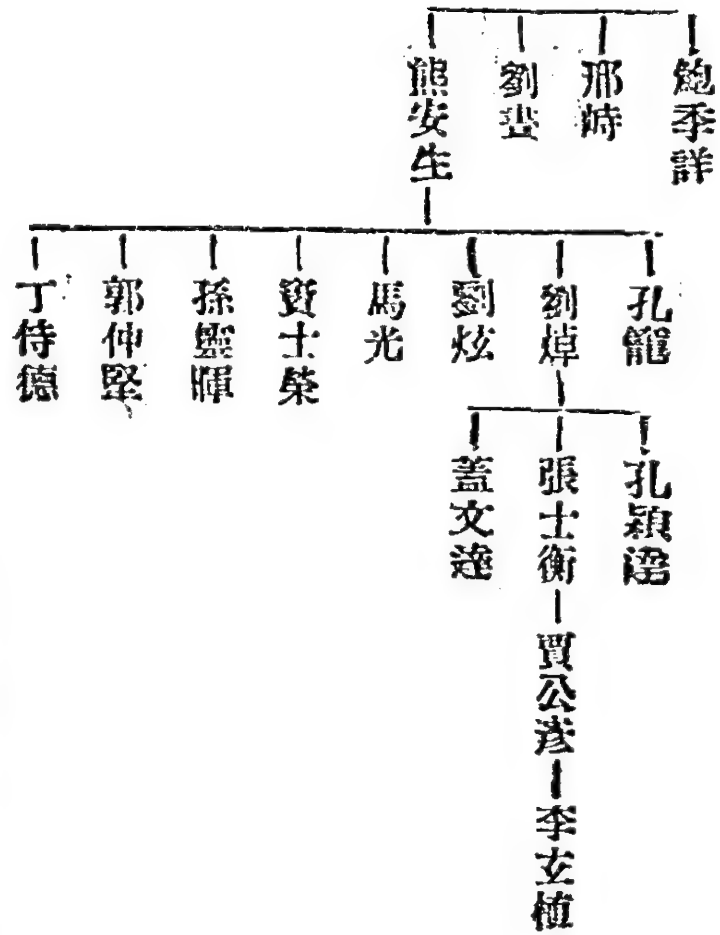
徐遵明——

李鉉
沮鵠
田元鳳
馮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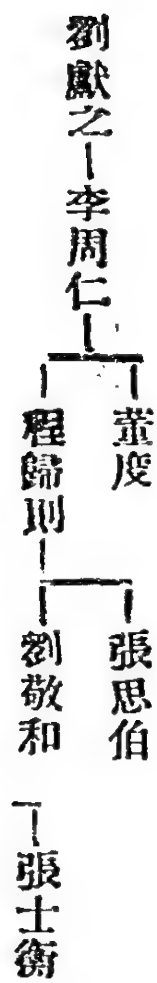
張買奴

北學不見孔氏傳。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彪義疏。

詩「毛氏」



其後通禮經者・多由安生



左傳「昭氏」。



劉騷思

劉焯

劉鉉

其後言詩者多出劉

鮑長暄

王光則

衛凱陳達潘叔虔。皆通服氏。而不出於徐氏之門。

南北朝文學

劉宋之文。首推顏謝。延年之釋何衡陽達性論。庭詰，靈運之撰征賦。山居賦。並鴻篇巨製。不僅文選所載諸篇也。陶徵士潛身在晉末。隱居求志。歸去來辭。桃花源記。皆其所自寄。而誠子一書。直與康成放物。此不能以風氣限者也。至若王景玄之高致。微與何偃書與從弟僧綽書告弟僧謙靈文。范蔚宗之精覈。瑋後書自序。及諸傳自序。謝惠連之清脫。雪賦祭古冢文。鮑明遠之遒麗。照有何清頌燕城賦石帆銘飛白會銘大雷寄妹書。皆所謂金聲玉振也。而議禮若雷次宗蔡廓。困學記聞朱子謂六朝人多精於禮當時專門名家有此學朝廷有禮事用此等人議之唐時猶有此意。論事若孔琳之何承天。殆美不勝收焉。

世謂文至齊梁而愈靡者。蓋文勝乎質。耑在續采。則體幹斯弱。本其所自。梁武父子並好文辭。而任昉沈約江淹邱遲王筠劉峻下承其流。豐縟華瞻。標映一時。簡文湘東。益

以浮豔。徐陵庾信。相引繼聲。隸事彌工。修詞彌麗。格以延陵之聽。誠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已。（北史文苑傳序）

然其時關於文論者。斐然並作。自晉蔡邕有文章流別。而陸機又著文賦。以究得失。至昭明太子集文選三十卷。區分體類。見于序端。而劉勰查和。更以去聖久遠。文體解散。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自謂振葉尋根。觀濶索源。『文心序志篇』古今文章利病盡矣。同時鍾嶸仲偉又作詩品。以衡往代。訖于任沈。亦詩家之巨律也。

音韻之學。亦至齊梁而始顯。古人讀書僅有況譬。讀若長言短言之例。漢末孫炎乃爲反語。故顏黃門云鄭玄以前。全不解反語。『顏氏家訓書證篇』魏李登作聲類。音韻諒有四聲韻林。劉勰經有四聲指歸。『隋志』至永明中沈約謝朓王融。遂盛倡文章常講四聲之說。約撰四聲譜。至謂靈均以來。此祕未睹。『宋書謝靈運傳論』則其論亦稍夸率。

六朝之詩。工者尤衆。淵明爲古今隱逸之冠。世人賞其質直。而鍾仲偉稱爲風華清靡。『詩品』蓋深得之。而顏延年謝靈運謝朓惠連沈約江淹鮑照。皆所謂預於宗流者。究而論之。詩至永嘉。幾欲體盡。故陶變之以田家。謝客身處易代。不能忘世。而世又嫉之。故變而寄諸山水。延年則喜隸古事。江淹則長在羣疑。眺之秀句。往往間出。而一時鮑照爲工。休文體製。乃出明煒。斯其餘脈可見者也。

自齊梁間。已有新體之作。寫情閨闔。別成芳逸。卽唐人五言律五言絕所祖也。其最近律體者。如謝朓奉和隋王殿下。新亭渚別范雲。詠銅雀臺。簡文帝折楊柳。沈約范別安成。庾信詠畫屏風諸篇是矣。其近絕體者。如謝朓玉階怨王孫游。簡文帝從頓還城南。陶宏景山中何所有。庾肩吾詠長信宮中草。諸篇是矣。

就經而論。南不如北。就文辭論。北或遜南。魏初有崔浩高允。章奏符檄。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寂寥於世。『北史文苑傳序』今之傳者。浩有廣德殿頌。允有徵士頌。如斯之作。蓋甚尠也。孝文遷洛。雅重文辭。於是袁翻製賦。自寫歸思。常景造銘。傳于洛橋。其後有溫子昇邢邵魏收。世論稱爲溫邢。子昇死。又稱爲邢魏。時沈約任昉。文章傳入魏國。邵每詆收。江南任昉。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倣。亦大偷竊。收聞乃云。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北齊書魏收傳』顏之推以問祖珽。珽曰。親任沈之是非。卽邢魏之劣優。『顏氏家訓』收又譏溫邢不能作賦。『收有南狩賦。皇居新殿。賦聘游賦爲侯景叛梁。朝移文枕中篇戒子姓』。『子昇有舜廟碑。印山寺碑。寂陵山寺碑。司徒允楷墓志銘。閭門上梁文』。『邢有新宮賦。甘露頌。景明寺碑銘』。浮墓江左。情見乎辭。及宇文泰厭當時文浮靡。適魏帝祭廟。命蘇綽仿尚書作大誥。然矯枉不適時用。故莫能常行。『北史文苑傳序』。『困學紀聞』蘇綽大誥乃太玄所云童牛角馬不古不今也。一洎拓有荆梁。王褒庾信入周。並南土譽望。北土靡然從風。至開皇仁壽之間。而始稍革焉。『褒字子淵。琅琊』

臨沂人江陵陷入魏有與周宏讓書見北周書本傳』

若夫著述擅一家之美，魏則酈道元有水經注。北齊則賈勰有齊民要術。皆淹雅通才。照映千載。不億邢魏詞華已也。

史家載筆。南北並有鉅製。范蔚宗造後書百卷，自謂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故約其詞句，循吏以下，及六吏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之而已。『宋書本傳』休文宋書，謙云慚古。『梁書本傳』及裴子野刪爲宋略，約凡嘆爲不逮。『史通』及今觀之，事既該洽，文實嘉令，不徒志體爲優也。『四庫提要』稱約書禮樂志義例最詳。『子顯齊書』，頗矜作意，然文筆局促，時有謝短，其中惟文學傳論，高逸傳序，劣足比肩范沈爾。『曾鞏南齊書序』，亦謂其破析彫績而文愈下。『佛助颺起河朔』，才氣無雙，凡歷四年，撰成魏史百三十卷，九十四論，三十五序，皆出收筆，特以有家世職位者，子孫並欲榮其父祖，投牒妄訴，謗爲穢史。『周書魏收傳』劉子玄過信李百藥之言，一意摺斥，收書具在，焉可誣也。

中國文學概要

第三篇 隋唐五代

隋代經學

文帝平一寰宇。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隋書儒林傳序』而劉焯劉炫。實爲之魁。二劉家法。源出徐遵明。故焯于賈馬王鄭章句多所是非。而炫自狀周禮禮記毛詩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十三家。並堪講授。又皆雅精步算。妙窮律曆。於時元善明左氏。辛彥之撰新禮。何妥定鍾律。房暉遠治三禮。三傳詩書周易。江南河北。義例並通。而山東六儒。馬光張仲讓孔籠賈士榮張買奴劉祖仁。或鄙野無儀。朝廷不之貴。獨光弘贍爲衆所推。以上諸儒。並皆北學。南方則惟褚暉顧彪魯世達張冲而已。『隋書儒林傳』

隋代文學

南北文章。極於徐庾子山流落。關隴。淒怨自深。孝穆新意已多。更傷巧密。故世以二

子並稱，亦復同語。高祖初統萬機，斷雕爲樸，『隋書文學傳序』表奏有過華豔者，付所司治罪，『通鑑陳紀十』意在簡視梁陳，摯臨虞夏，今觀當世作者，如李德林許善心輩，既乏高音，翻成拙筆，而名篇雋製，適在才流，蕭大圓之言開放，樂志亞也，蕭圓肅之箴少傳，州箴比也。虞思道之賦哀鴻，居然狂補。劉光伯之爲自序，何洩敬通，但以隋祚短促，未成風會耳。

當陳之末世，後主留意文辭，偏賞江總浮豔，游宴後庭，押客賦詩，所謂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諸曲是也，至隋而楊素薛道衡，一振其體，觀兩人酬贈之作，清勁何減鮑照，顏介自周入隋，其文章懿美，家訓具之，詩不多傳，而古意二首，則揖讓左陸，固有余矣。

唐代經學

前篇述北學授受，自徐遵明至於二劉詳矣，唐代大儒。孔穎達，張士衡，蓋文達，賈公彥，並出焯門下。太宗貞觀中，召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談撰五經義贊。後改爲正義，『唐書本傳』然其書則兼采南北。易用王弼韓康伯，而亦偶取鄭義，及莊氏褚氏，書用僞孔，而亦因二劉費慮顧彪諸人之舊，詩用毛鄭，則純乎二劉之學。最爲通博。禮記以皇侃爲主，而亦取熊安生以補所未備，侃雖遵鄭，時有乖違，熊或背經，多引外談

穎達並於序發其意「禮記正義敘」春秋用劉炫。亦取沈文阿，炫撰規過百五十餘事，孔以爲非，謂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左傳正義序」故諸疏雖包貫異家，必守注說。不敢出入。專門之學然也。同時賈公彥疏周禮儀禮，號爲發揮鄭學，最稱詳盡。「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穀梁范注。則揚士助疏。「四庫提要考其爲貞觀時人」公羊何注則徐彥疏。「四庫提要考其時代在士助後」其體例一如孔氏，嗣是以來。談經者惟據注疏。以前諸家學說盡廢，而南方儒者有陸德明曹憲朱子奢之倫。子奢通左氏春秋，德明撰經典釋文。頗存舊說，最爲學者所寶，憲尤邃小學，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問憲，具爲音注援證詳復。「憲本傳」先是魏世張揖撰廣雅。至憲乃爲之注。又以文選授諸生。而選舉亦興。此唐初大略也。

自武后時。王玄感有書糾繆。禮繩愆。春秋振滯等。數十百篇。徐堅劉知幾好之。每爲助理其說。後論三年之喪。爲三十六月。爲張柬之所破。其書乃廢。「新唐書王玄感傳」大歷時。啖助考三傳長短。爲春秋集傳。愛公穀而繆左氏。助門人綦匡陸質。又損益助書。號爲纂例。「啖助傳」元行冲至欲罷戴記而疏立魏徵類禮。「元行冲傳」盧全撰春秋摘微。解經不用傳。「郡齋讀書志」一時自名其學者。施士旬以詩。袁羣章彤仲子陵章莖以禮。蔡廣成以易。張蒙以論語。「啖助傳」斯皆詬前學。捨成說。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自爲紛紛。助所階也。「新唐書林傳贊」惟李鼎祚「資州人」周易集解。自子

夏孟喜京房孔融荀爽鄭玄劉嘉何晏虞翻陸績王輔嗣向秀至孔穎達三十餘家。多隋志所未見者。得以知其大旨。『郡齋讀書志』陵遲迄於五代。而經學殆成廢絕。

唐初經學既定一尊。而小學亦略有可述。自東漢杜林衛宏後。古文亡絕。『新唐書曹憲傳』劉彥和云。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其隄難。及魏代經藻。字有常檢。追魏漢作。翻成阻奧。『文心練字篇』獨魏張揖埤蒼廣雅字詁。『魏書江式傳』隋呂忱字林。『補說文』所漏略見張參五經文字叙例。『初學記』王肅。『隋志』並小學之最著者。而顏之推精指說文之學。『顏氏家訓書證篇』又注急就章。『新唐書藝文志』其子思魯游秦。皆以儒顯。思魯子師古字籍。貞觀中拜祕書少監。考定祕書。多所刊正誤。匡繆正俗。『新唐書本傳』所注漢書急就章。亦最有名於世。其後顏元孫纂經史所用字爲千祿書。『郡齋讀書志』具俗通正三體。正者以施著述。『千祿字書敘』張參寫五經文字國子學壁。體有不備。先舉說文。後求字林。音非一讀者。但朱發其傍。『五經文字敘』皆兢兢刊正俗謬爲務。獨李陽冰臆定說文爲三十卷。開元以來。所行惟此。『林罕小說序』至於國學教士。通經之外。猶專置律學書學算學。其功令書學生讀國語三蒼爾雅。習說文三年。字林一年。『新唐書選舉志』故唐代文章之士。雖不深精訓詁。而用字多所據依。有由然矣。

唐代文學

唐三百年。詩有初盛中晚之分。而文章無虛三變。『新唐書文藝傳序』徐庾疏風。逮唐未沫。故太宗爲文。猶沿斯體。『困學紀聞』太宗英主學庾信爲文。獨去其側媚。意在禱皇爾。虞世南岑文本許敬宗李百藥輩。劣成篇幅。未足爲工。永徽以來。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號爲四傑。而徐堅亦稱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文如良金美玉。『唐書楊炯傳』此並初唐體制。江左餘芬也。

玄宗好尙經術。崇雅黜浮。『新唐書文藝傳序』張說蘇頌。以輔相之才。專撰述之任。雄辭逸氣。不變時俗。『姚鉉唐粹文序』史稱頌詔詰叙事外。自有文章。『唐書本傳』引李德裕語。又謂說屬思精壯。長於碑志。『張說本傳』當時號爲燕許大筆。天寶末及大厯建中間。則張九齡李邕元結獨孤及梁肅輩皆以能文名。舊傳韓退之師獨孤。而呂和叔從肅游。『郡齋讀書志』其源固可溯也。

自柳冕論文。慨然以興王代近教化鼓作者。『冕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貞元元和間。昌黎韓愈。遂倡古文教後進。其徒有李觀歐陽詹李翱皇甫湜。翕然和之。天下景從。故李漢稱之曰。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漢韓吏部文集序』而柳宗元用奇才錮廢。墮鬱荒地。發爲文章。幽深刻峭。故世有韓柳之目。於時劉禹錫權德輿呂溫舒元與之倫。並擢詞振響。嗟鶴相齊。夢得序柳州集。獨謂文士奮起。如繁星麗天。而芒射寒色。正人敬望者。五行而已。『禹錫柳州文序』豈虛語哉。樊宗師亦爲昌黎所推重。

詞必已出。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樊宗師墓誌銘』今讀其終守園居越王樓雨記。可概見也。杜牧稍後起。而凌蹕有奇氣。李文饒言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斯可謂善喻情狀者。『李德裕文章論』非世俗所知矣。

晚唐文章。思憂以盡。蓋風會使然。李商隱學文於令狐楚。善爲奏記。偶儷繁縟。與溫庭筠段成式相夸。號三十六體。『新書文藝傳』而樊南乙集。自敘悲宛悽鬱。意有獨主。故姚氏爲文粹。纂例頗嚴。於商隱不擢也。孫樵是來無擇弟子。東坡譏爲學皇甫湜而不至者。『郡齋讀書志』最後有司空圖。陸龜蒙。並以亂世高逸。詭激其言。自免時禍。『新書卓行傳』然猶有王無功元次山之風。至皮日休羅隱。乞食羣盜氣愈不昌。故文愈局局促。

若夫敷陳事理。辭達意密。以比偶之文。爲風議之作。則陸贄一人而已。其餘議禮諸家。若劉秩。沈既濟。杜佑。王方慶。斯又其卓爾者焉。

史志之作。在唐初亦最盛。太宗以晉史十八家。未能盡善。敕史官房玄齡。賈令狐德纂。許敬宗等八人。更加纂錄爲百三十卷。『舊唐書房玄齡傳』梁書陳書則姚察就何之元劉瑤所撰梁典。及顧野王傳緯陸璣所撰陳代紀傳。粗有刪改。尙未及成。貞觀初。管子思廉。憑其舊業。加以新錄。九年始畢。『唐書思廉傳及史通正史篇』高齊之書。隋王劭先造齊志十六卷。李德林創紀傳二十七卷。入唐後德林子百藥更採他書成之。『舊書李

百藥傳』北周書爲令狐德棻文本共修。『舊唐書』文本傳』隋書則顏師古孔穎達同撰。『史通正史篇』而總知史務者。祕書監魏徵也。故書中贊論。多出徵手。其時李延壽又刪補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八代紀傳。爲南北史。『舊唐書李延壽傳』此則體依馬遷。取便觀覽。而子玄譏爲勞而無功。『史通六家篇』抑又過矣。

知幾史通。亦成於中宗景龍四年。凡內外四十九篇。徐堅深重之。謂居史職者宜置坐右。『新唐書劉知幾傳論』而宋子京謂知幾僞唐史文。猥醜不綱。工詞古人。拙於用已。『新唐書劉知幾傳論』晁公武亦稱宋語不誣。『郡齋讀書志』然平情而論。居巢於史。實有深識。顧每以後世體例。上繩班馬。此其短也。後來如吳縝鄭樵。及近代章學誠輩。爭名伎倆。專肆詆訶。則又子玄之罪人耳。

唐初五言。尙沿江左。自射洪陳子昂爲感遇詩三十八首。一變雅正。王適見之。許以必爲海內文宗。『食書本傳』子昂源出公幹。張九齡李白並學其體。『語本王閏蓮』而李作古風五十篇。甚乃用其全句。『朱子語類百四十一』傾倒可想。元結加以排宕。王維繼以烟霞。唐詩之逸。遂成芳秀。『王閏蓮語』而儲光羲韋應物劉長卿柳宗元皆寄心於田家山水。取徑陶謝。而靈秀潛遠。各極其工。獨杜甫蒼莽橫絕。上緣樂府。漢魏。自開新格。睥睨今古。用絕躋攀。至若孟郊之刻瘦。於詩中則又爲別調。七言歌行。至唐爲盛。蓋以五言勢盡故也。王楊盧駱。取齊梁之體。運入七言。劉希逸

宋之間李嶠輩。相與接踵。並屬斯風。故何景明擬之而有明月篇。『見大復明月篇序』朱竹垞亦稱四傑詩。音節宛轉。從六朝樂府中來。『靜志居詩話』至王維高岑。始用爲贈答送別。而維詩高華朗。賡實絕三唐。高岑則沈雄壯偉。與王昌齡李頎輩同一代。李白始爲敘情長篇。杜甫擴之。然不入議論。『王闓運歐行流別』昌黎學杜。『王士禎七言詩凡例』失或粗獷。『王闓運語』廬同劉父。則恣爲險怪。而又又絕非同比。晚唐惟李商隱溫庭筠賸發跌宕。與李賀之釘釘爲工者殊矣。

五律自四傑外。卽杜審言沈佺期宋之問諸人爲已工。盛唐王維孟浩然別開高遠一派。後人所稱爲羚羊挂角。無跡可求者也。『嚴羽滄浪詩話』高岑李杜。開合動盪。透極律體之能事。而躡起郎士元並屬中興高步。『王士禎論詩絕句引』尤褒全唐詩話。『劉文房則當世已許爲五言長城。』『新書秦系傳』元稹與白居易友善唱和。意在思深語近。韻律闢新。江湖間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做效。又從而失之。支離褻淺。競目爲元和詩體。考變雅者。往往歸咎於稹。『元稹上令狐相公啓』此則其所自言工苦。後人不得據拾相病者爾。姚合又自削一體。其餘作者甚衆。悉數之亦不能終。

七律造端亦推杜沈。王維高適李嘉祐並有高音。至少陵而克盡其變。劉長卿李羣玉軒霞舉。方之人物。猶裴叔則之玉山照人也。李商隱乘車風穴。馳騁自如。『王闓運語』言此體本小。而能從容不迫筆耳。溫庭筠僅池塘七夕一首。足相勞勩。人才至乾甯之

後，其唯陸龜蒙乎。

絕句小道，宋洪邁曾有唐人尚首之選，此故爲夸張耳。唐初五絕王勃蘇頌宋之間俱有可誦，而輟州翻唱，王維裴迪邈然莫及，韋應物劉長卿皆學其體。李白崔顥李益李商隱諸人氣韻微異而杼軸實同。

七絕在盛唐，則王維李白王昌齡王之渙，中唐則李益劉禹錫杜牧李商隱四家。『王士禛唐人絕句選序例』此言足以鑒括，王湘綺云，其闕哀急惟宜箏笛。大雅弗尙，『夜雪集序』知此則知所辨矣。

唐人五七絕句，皆可被之管絃，如江南紅豆，黃河遠上，渭城朝雨，及清平調竹枝詞之類是也。或增減數字，遂以爲詞，卽李白之憶秦娥，白居易之憶江南，溫庭筠之菩薩蠻，皇甫湜之摘得新，並皆賢人君子，憂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非苟爲雕琢曼辭而已。故庭筠於詞爲最高，『張惠言詞選敘』及李唐孟蜀之末，君臣爲謠，競作新調，而詞之雜流由此起。

唐人大賦，劣能成篇，李華之含元殿，李白之大獵明堂，壯采不呈聲慮欲下，杜甫進二大禮，較爲樸厚，去魏晉實遠，而小篇寄託，轉有足珍，如王維白鷗鵲，張九齡白羽扇，吳筠玄猿，呂溫山鹿詩賦，此諸傳亮靈娥，張華小鳥，詎有所謝短乎。

五代經學

五代經書墜地，無可紀述。惟後唐長興中，賡印九經，周顯德中復刻經典釋文。既省傳寫之勞，遂視石碑爲便。至宋而官私所造，偏於四部。『黃丕烈百宋一廬賦』注又容齋隨筆引後五代史：『隱帝時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未有印板，請集學官考校雕造，從之。』此微異。此路得而稱者也。於時號稱儒者，輒取數人，煥乾祐時，肅從義以禮記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刊板國學。入宋後又自撰三禮圖表上之，遂行於世。王昭素博通五經，尤精詩易，以王韓注易及孔馬疏義或未盡，乃著易二十三篇，開寶中其弟子牟穆薦之，衰老。留片餘而去。張昭通周易春秋，『五代詩話』尹拙曰：『敏並同詳定經典釋文者，敏嘗路出荆渚，以印本經書遺高從誨，誨謝曰：『祭酒所遺，僕但能識孝經耳。』敏曰：『讀書不必多，十八章足矣。』如諸侯章，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皆至要之言也。』並宋史儒林傳：『頗質直有儒者風，然所校九經，妄改甚衆，特在當時，不足致譏也。』

其在蜀者，前有林罕字德偏旁小說，『見林罕自序他書』，稱小說『纂五百四十二字，用說文部居，隨字出文，以定偏旁，其說頗與許氏不同，雖有所長，而微好怪。』『郡齋讀書志』刻石蜀中，『宋史文苑傳』釋賈休弟子曇域，善篆，亦重刻許氏說文行於蜀。『十國春秋』後蜀則刻保又治尙書左氏。蒲虔著易軌。孫逢吉爲毛詩博士，母昭裔撰爾雅音略，昭裔爲相時。令張德劄諸人分寫九經，刻石貯成都學宮。字皆精謹。有直觀遺風。

「客齋隨筆」文鑒板文選初學記諸書，以遺學者，「十國春秋」

房吳，則有江夢孫，博綜經史，立行高潔。與諸生講禮釋經，至疑處輒歛衽曰：「此科先儒猶多異曰，安敢輕言。」「十國春秋」於南唐有鄧元素，習詩禮隱居廬山，周文簡通詩易，爲後主侍講，「十國春秋」徐鉉徐鉉兄弟，並精小學，江南藏書，爲天下冠，鉉力居多，所著說文繫傳四十卷，說文通釋四十卷，說文隱音四卷，說文韻譜十卷，而鉉入宋後，與蜀何中正，受詔同校說文解字，「宋史文苑」今世稱爲大徐本小徐本者是也，而徐鉉亦手校九經諸子，朝廷詔求典籍，盡取其書而償其直，崇範曰：「墳典天下公器，世佩藏於家，世治藏於國，其實一也。」何用直爲？「陸游南唐書」於南漢有陳用拙，習詩禮，精音律，撰大唐正聲琴譜十卷，於吳越有朱榮通尚書春秋，於閩陳致雍通禮經，著五禮儀聲。時人又編其義禮諸論爲曲臺奏議二十卷，於荆南王貞範精春秋，歷正左傳杜注數百條，「十國春秋」於北漢郭忠恕精篆籀，撰佩觿集「宋史文苑傳」此並荒亂之世，用志儒雅，略可若見者也。

五代文學

自朱梁開平，至周顯德，五十年間，疆宇崩析，文獻凋殘，才類之士，未能卓犖大成，然小有造詣，亦正可分別而論。

石晉李瀚。其文慕王楊盧駱。代楊凝式撰錢王神道碑。適麗爲時所推。又撰蒙求二千餘言。四字爲句。蓋亦史游急就之流。今坊行龍文鞭影。卽從蒙求演出。而周之孟貫李燾孫。吳之汪台符殷文珪。沈顏。皮光業張翊。南唐之徐延休。江文蔚。常夢錫。韓熙載。柳耆儔。蜀之劉纂鄧藝。李昊歐陽炯。皆以文著。『十國春秋』

詩則梁有杜荀鶴。秦韜玉。晉有孟賁。安鴻漸。周有劉兼。吳有曹松張喬。南唐有韓熙載徐鉉李中陳陶。前蜀有韋莊張翥釋貫休。後蜀有毛文錫鹿虔瓘歐陽炯花蕊夫人。吳越有羅隱。閩有韓偓徐寅。『全五代詩』作徐資。黃滔。荆南有釋齊己。大約皆局促於晚唐之風。補注尤甚。推其餘句。尙爲近之。『全五代詩』

其時亦有稍留意史筆者。漢張昭撰通史漢十三史。『五代詩話』著十代興亡論。吳王振觀太祖本紀。及敘諸將戰功。詳核不誣。有良史才。信都鎬爲滄上英雄錄。南唐高遠撰元宗實錄。『十國春秋』殷崇義入宋後。敕撰江南錄十卷。自言有陳壽之體。『宋史』史虛白撰釣磯立談。蜀毛文錫撰全蜀紀事。楚石文德駁范曄後書數百條。識者謂史通不能述。又選大唐新纂三十卷。曹衍撰湘湖馬氏故事。吳越錢易撰南部新書。北漢王保衡撰見聞要錄。『十國春秋』

若夫詞家之盛。則不能不屈指五代。而後蜀南唐。尤擅斯妙。故張昇文謂孟氏李氏君臣爲諠。而王老往往絕倫。『詞源序』南唐主煜之虞美人。『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

「首月明中」浪淘沙，「無限江山別容易見時難」相見歡，「是離愁別有一般滋味在心頭」蜀主昶之洞仙歌，「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燭來暗香滿」並流麗淒婉。傳誦至今。南士則馮延巳張泌。蜀士則韋莊牛嶠歐陽炯鹿虔扈毛文錫李珣真。無愧於端璫瓊鑲玉者也。而孫光憲備箴荆南。其詞乃能驕駕當世。光憲有北夢鎖言雖小說實近雜史一爰及兩宋。此學遂蔚然名家矣。

中國文學概要

第四篇 兩宋元明

兩宋經學

宋之學風。與唐又異。其初儒者邢昺孫奭杜鎬等。校定九經。刻版監學。『朱書儒林傳』昺又奉詔撰爾雅疏。與注孟子音義。采唐人張鑑丁公著陸善經所注成之。『郡齋讀書志』今所傳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託。『朱子語類』非疏書也。諸儒於經學。爲傳陋。所習不出正義。『檢齋通雅篇』然猶歷歷舊度。不任已私。自劉牧爲易新注。歷歷時其學盛行。石介解周易六十四卦。無所發明。『直齋書錄解題』蘇軾易傳。謂卦不可妄別而觀。程頤易傳。解經不及象數。蘇軾書傳。多取王氏新說。『郡齋讀書志』歐陽修詩本義。專論毛鄭之失。『書錄解題』蘇轍詩解。則以詩序爲衛宏作。『本於後書』刪小序而存其首之一言。孫明復春秋尊王發微。不取傳注。自爲褒貶。劉敞七經小傳。亦不祖述注疏。『書錄解題』王安石王雱父子作新經周官尙書詩義。乃至頒行學宮。用以取士。行於世者殆六十年。『郡齋讀書志』又因學紀聞云七經小傳出而稍尙新奇三經新義行視

漢儒之學如士直。蘇程以後，門人弟子，轉相演述，說經著書，不可勝舉。由應以談，罔用師法。漢唐舊說，一掃遂盡，可慨也夫。朱熹崛起南宋，集道學之大成，義理之外，文章考證，皆極精博，其於羣經有易本義，采張邵象數以補程傳，『朱子易本義』十二卷以上下經爲三卷十翼，自爲十卷語類六十七云。先生自於易有本義，甚不滿蓋意，止欲用作卜筮書而先儒說理尤多終誦窠臼不盡。晦菴書說，『直齋書錄解題』詩集傳，多采二程諸儒之語。其初亦宗小序，後取鄭樵說，乃改序不用『西庫總目題要』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則爲之章句集註，名曰四書，又作或問，明其折衷衆說所由。『朱子與潘端叔書』然多未定之論，故與注不盡合，儀禮則雜取戴記諸子爲經傳通解，孝經刊誤，則分經一章，傳十章，刪二百一十三字，託之胡宏所啓，陳振孫謂後學不敢依放，亦不敢擬議。『直齋書錄解題』其言最公，他則更於文學篇著之，程子門人胡安國作春秋傳，朱子門人蔡沈因口授作尚書集傳，而衛湜先作禮記集說，自鄭注而下，所取百四十四家，採摭羣言，最爲賅博，『四庫總目提要』於是程朱胡蔡之書，並列學官，用以取士，至元迄明，未之或改。

宋末而有王應麟，湛深經術，不爲風氣之學，所著困學紀聞，考證精博，又輯三家詩，鄒氏易注，漢書藝文志，考證，補注王會篇，急就篇集解踐阼篇，其餘如玉海小學紺珠諸書甚衆，『宋書儒林傳』實下開清儒攷據之學者也。

兩宋道學

道學之名，古無是也。『宋史道學傳序』初周敦頤作太極圖說通書，邵雍作皇極經世，張載作西銘，程頤程顥兄弟受業周氏，取小戴記大學中庸二篇以配語孟，三傳而至朱熹，其道始大，淳佑中詔以諸人從祀孔廟。弟子尊爲道統。『宋史朱熹傳』講學之風，遂成門戶，不惟漢宋分途，卽儒林道學又歧而爲二矣。故在當時已爲人攻擊，熹友陸九淵與熹往來論難，亦多所不合。『宋史陸九淵傳』由是有朱陸之異同，陸學屏絕及於明陳獻章湛若水，而王守仁爲大，章炳麟說之曰，閩婺永嘉四明之學，皆本程氏，明其包絡者廣，不以一家爲家嗣。『檢論通程篇』斯可謂得其大齊，無偏無黨者也。

自楊時編二程粹言，胡安國爲止蔡語錄，朱熹集延平問答，而語錄之學興，語錄題號，取諸釋氏，『姚鼐復曹路雲書』唐世僧徒不通於文，乃書其師語以俚俗宋儒弟子過而效之，『儒言不勝，變爲口語，黎靖德復袁集朱子平日師弟問答，爲語類一百四十卷，然朱子學問博大，披沙往哲可以揀金，非空言性理者比也，自是以來，爲道學者彌衆，苟欲窺其本末，則取陳建學語通辨，黃宗羲明儒學案，全祖望宋元學案，江藩宋學淵源記諸書觀之，區以別矣。』

兩宋文學

宋初之文，論者多謂沿襲五季，論卑氣弱，湮沒弗振，「宋史歐陽修傳」然其時如徐鉉之秀迥。「有餘騎省集」「王禹偁之宏麗，」「有小畜集」「楊億之典贍，」「有武夷翁集」「宋祁之博奧，」「有朱景文集」就一時體格言之，固亦治世之音也。清四庫諸臣有言，譬諸買置牧馬，同耀漢京，正不必論甘而忌辛，是丹而非素，斯爲允矣。

自柳開慕韓愈柳宗元之文，以謂文惡辭華於理，不惡理華於辭，「開上王學士第三書」又謂文取於古，則實而不華，文取於今，則華而無實。「開與藏內第二書」蓋卓然風氣外者也。其後乃有穆脩，鄭條，尹洙。「鄭條見歐集辨尹師魯墓志書條」蜀人有金斗，見館閣書目「脩之言曰，世之學者，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求踐立言之域，舍韓柳而不由，雖曰能之，非所敢知也，」「穆修唐柳先生文後序」脩傳其學於洙。「邵伯溫辨惑」而蘇舜欽兄弟，亦從修游。「宋史穆修傳及歐陽文忠蘇子美文集序」於是宋興百年，而古文始興，而歐陽修先待韓文于廢書簏中，苦志讀之，至忘寢食，及調西京，與洙相遇，議論當時事，迭爲師友，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宋史歐陽修」晦安稱六一文，一唱三嘆，紆餘曲折，辭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朱子語類百三十九」非作者其孰能與于斯。

歐陽修爲天下宗工，而獎接後進，不遺餘力。故曾鞏王安石蘇洵及其二子軾轍，騁翔並起，慶歷元豐之間，文章號爲極盛。自昌黎別創碑志記序之體，其文千變萬化而無心，「歸類百三十九」歐公力追手摹，可謂得其神矣，而或夫則弱。「本方苞語」然其善爲往復，非他人所及也。介甫屈曲自喜，能盡情事，歛散有法，殆出天授。「茅坤語」以言碑志，三家而已。子固文體渾厚直質，出於劉向班固。獨序記尤工，老泉東坡議論明快，而近縱橫之學。「本章炳耀語」頌濱才氣，卽又不逮。吳蜀六子，世論不同，撮其大凡，期諸明哲云爾。

歐曾六子之外，當時以能文著稱者孫復「有明復集」石介「有徂徠集」劉敞「有公是集」劉敞「有彭城集」介極推柳開而排楊億復則與尹洙皆爲歐陽所欽挹。敞致兄弟，博通經術，淹貫古今，故發爲文章，燦如日星。「歐陽修劉原父墓志銘」今觀致議禮之文，如杜相見禮。爲兄後議，致仕議，諸篇。上固不減晉宋。而下猶可蹈隋唐。其與蘇軾游者，則有張耒「宛丘集」秦觀「淮海集」李薦「濟南集」晁補之「雞肋集」陳師道「后山集」輩。宋文冲澹，而觀清麗，「東坡及介甫語」薦以才氣豪邁見稱如大江東注。正字端叔語「補之波瀾壯闊，促駕於屈宋韓柳間，務與之齊。」張文潛語「而朱熹雖推柳道文有法度，當時諸公都欽往，蓋師道學文於南豐。南豐令看伯夷列傳一年後，悟文法如何。又嘗窮其極思，作一文僅數百言。南豐就坐收筆，爲抹削一二百字續

之。其意轉完。『語類百三十九』諒夫繩墨所加、夫何往而不峻潔已。

宋南渡後。道學益熾。談心性者。雜糅語錄爲文。惟朱子文章義理。體而有之。平日教學者作文。兢兢以熟讀西漢文。漢書。韓柳歐曾爲務。『語類百三十九』最深切者。則謂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又謂作文須靠實有條理。不可駕空細巧。『語錄同上』於韓文則爲致異。於楚辭則爲集註。故其文章淳懿昌盛。非文士所可改。及至桐城姚鼐論文稱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不可偏廢。『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其本徑自朱子。

與朱子並時或先後者。最著有呂祖謙『東萊集』樓鑰『攻媿集』葉適『水心集』陳亮『龍川集』陳堯省以議論時事。縱橫才辨爲長。『語類百二十三』祖謙學太雜。故晦菴痛其文輕。『語類百二十二』獨鑰學問淹雅。有本有文。袁桷稱其於中原師友。傳授。悉窮淵奧。經訓小學。精據可傳。『延祐四明志』實爲定論。其餘如魏了翁。『鴻山集』唐庚。『子西集』葉夢得。『石林集』韓元吉。『南澗甲乙集』之屬並翹然流俗。亦學者所宜博觀也。

石晉時。劉昫撰唐書。未開寶中。薛居正撰五代史。『今稱舊唐書舊五代史』至仁宗嘉祐中。廷臣有言昫書不善者。詔令歐陽修宋祁重撰。修爲紀志。祁爲列傳。『書錄解題』書成上之。自謂事增文省。『曾公亮進新唐書表』修又私撰五代史記。『今稱新五代史』

史一義深褒貶。而序論爲工。劉薛之書遂廢。同時有吳縝者。年少輕佻。欲預史職。爲修所拒。乃作新唐書糾繆。五代史纂誤。以貳修。『揮塵錄』然徒撫索小疵。不足爲修病也。

司馬光奉詔修通鑑。其時史才甚盛。乃分史漢屬劉攽。三國六朝屬劉恕。唐五代屬范祖禹。各因所長。皆極天下之選。『胡三省通鑑注序』而光自攬其成。上繼春秋。下竟顯德。編年之體。茲爲宏大。賢于荀悅。『資治通鑑事略記神宗語』非虛獎矣。恕又作通鑑外紀。述周烈王以前。其後金履祥作通鑑前編。李燾作通鑑長編。長編云者。刪之然後成書。『書錄解題』不敢自僞於溫公云爾。

袁樞因通鑑而創紀事本末。篇以事分。各編年月。自爲首尾。遂於編年紀傳以外。別立一家。其書部居離合。曲有微意。『朱子語錄』雖綴集溫公原文。而去取緩裁。義例精密。『四庫提要』至明之陳邦瞻有宋史元史紀事本末。清之谷應泰有明史紀事本末。高士奇有左傳紀事本末。祖述相望。斯體遂繁。

朱熹更取通鑑撰爲綱目。其例大書者爲綱。分注者爲目。綱如鑑。目如傳。『四庫提要』與通鑑迥異者即在正統。三國以蜀漢爲正。『困學紀聞』三國以蜀漢爲正本於晉鑿齒漢晉春秋。宋齊梁陳非正統。則南北并書。『語類』一百五十一實迂陋之見。而無關史學。於時。夾漈鄭樵。本劉知幾史通之說。仿司馬遷史記而作通志。記傳譜表。因仍舊目。

其最精者。在二十略。『四庫提要』採綴既多。瑕瑜互見。觀此議論。時有整闕。章舉誠之流重之。『見文更通論』好尚相同故也。

小說九百。本自唐初。『張衡西京賦』然大戴保傳篇。已記書史氏之言。劉班錄十七篇於小說家。著其旨要。爲古史官記事。『漢書藝文志』晉宋間如葛洪西京雜記。『或云吳均姚際恆以爲僞託』劉義慶世說新語。採摭軼聞。言能近雅。固雜史之流也。至唐人小說。半皆妖蠱。騰淫誇。溢於楮墨。『炳唐五朝學』宋後稍異。頗與雜史相出入。其書至願。不可勝舉。惟宜和遺事。『黃丕烈士體居叢書刻之』乃變章回。猖狂無行者。更相摹效。而道在下流。難污此。安知數百年後。且與孔子爭席乎。自梁沈休文後。言音韻者。在隋有陸法言諸人。造切韻五卷。唐天寶中孫愐將加刊正。名爲唐韻。宋大中祥符間。又詔陳彭年丘雍重修。賜名廣韻。於是三書混而爲一。然二韻六韻之部具在也。『願炎武音譜』唐宋功令。並依是書。景佑初丁度等復修集韻。司馬光作切韻指掌圖。而吳棫爲韻補。以明古音。雖粗得大凡。每於甄擇。然後儒言古音者。實由棫發之。特加以精密而已。

唐人已不能爲賦。宋更無論。呂祖謙撰宋文鑑。欲得一賦冠首。而無愜心貴當者。僅以梁周勣五鳳樓賦充之。『朱子語類』斯可見已。小賦則永叔秋聲。東坡赤壁。山谷苦筍。淮海黃樓。不足爲高韻也。然詞頭謝表。一代初工。歐王曾蘇。韓維劉敞。隸事精切。

屬對工雅。內制外制。文人家有其集，故四六之稱，以宋僞唐。又一體也。「唐人制科，舊判如張鷟之龍筋鳳髓判，白居易之甲乙判，援引經史，比喻明切，皆四六也。宋時宏詞科有章表，露布檄書等九種，後復增制詔，率於縉紳之間，箋啓疏祝並用四六，容齋三筆。」

若夫宋代言詩，則亦始自徐鉉楊億。騎省清朗，無五季瞋殺之音。億與劉筠，上效義山，加以密麗。號西峴體。一時風靡。梅堯臣、歐陽修、蘇子美，起而變之。更開有宋詩學。而蘇軾黃庭堅最名其家。軾弟轍及子邁並能詩。庭堅張耒秦觀晁無咎，皆從軾游。陳無已又學於山谷。於是呂居仁撰江西詩派圖，與其流者潘大臨洪朋韓駒徐俯二十六人。一劉克莊江西詩派小序，然其末，乃至流爲江湖集之濫。而風雅道盡矣。

當大中祥符之際，朝廷方上祝汾陰比隆秦漢，而林逋魏野以高潔不仕，號稱真隱野，刻意爲詩。風格新警，有草堂集十卷。「宋史本傳」通詩峭奇可喜。藻就輒棄。「宋史本傳」其自摘五言十許聯，如水天雲黑自霜野樹青紅草泥行郭索雲木畔鉤輞等句，皆不見集中。「劉後村詩話」則佚於編輯外者多矣。斯皆濯淖污泥不與當時應和。至如王介甫，性既屈強，意在孤行，法度波瀾，恥同庸調。元祐之體，所不能經也。」

高宗南渡，惟陳與義爲詩人老宿。「四庫提要簡齋集」其後則尤袤「梁谿遺集」范成大「石湖集」楊萬里「誠齋集」陸游「劍南集」四家同時。其後爲范楊所激賞，而變言東來，識誠齋石湖諸公，咸謂與我合，豈見其合者而遺其不合者耶？「白石道人自序」標格刻

此。宜其中有不屑也。劉克莊學誠齋而體愈淺俗。正類江湖王于禎。諱時有清新獨到處。池北偶談。一則警語。爾惟嚴羽因詩喻禪。譬盛唐詩如羚羊挂角。無跡可求。一滄浪詩話。一蓋感宋人粗野習弊。以諸王孟阮亭宗之。而趙秋谷轉以爲譏。皆藉於一曲而已。宋亡有謝翱。晦髮集。一汪元量。一水雲集。一林景熙。一霽山集。一零陵麥秀。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是遺逸之選也。

詞學至宋由五季蛻螭而自開其宗。名家無慮數十。北宋則張先。一子野。一蘇軾。一東坡。一柳永。一耆卿。一賀鑄。一方回。一黃庭堅。一山谷。一秦觀。一少游。有淮海詞。一周彥邦。一美成。有玉片詞。書錄解題稱清真詞。一子野有張三影之目。一雲破月來花弄影。無數楊花過無影。隔牆送過秋千影。耆卿以曉風殘月見稱。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一秦七黃九無已之品題。一后山詩話。一江南隨陽山谷所激賞。一黃詩解作江南斷腸句。祇今惟有賀方回。一大都詞之動人。貴能凄婉。東坡乃一變豪放。美成復鍊以整密。門戶隱然。遂成派別矣。

南宋詞家。跌宕雄邁而多壯語者。則辛棄疾。一幼安有稼軒詞。一劉過。一改之有龍洲詞。一於東坡爲近。而姜夔。一堯章有白石詞。又號石帚。一託體清勁。寄思深遠。遠爾龍驤虎步。高視詞壇。一沈掩情真。下開玉田。一吳文英最號當時作者。一君時有夢窗詞。一辭瑰意妍。時傷語晦。故張叔夏有七寶樓臺之譏。非定論也。同時惟周密著洲漁笛譜。一公謹又號草窗。一張炎山中白雲詞。一叔夏又號玉田。斯皆詞人矩矱。異代同推。不得以小道漫視之也。

詞爲小令，中調長調之分，始于草堂詩餘。「宋人撰五十八字以內爲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爲中調九十字以外爲長詞」朱錫鬯萬樹巖並譏其不然。然亦未可盡非，樹巖詞律長調短調，聲取字數多寡，次爲後先，而四聲句讀，分析獨微，「詞律凡例」故至今沿用，若夫選錄精者，則花間集，「孟蜀趙崇祚」詞源，「宋張炎」絕妙好詞，「宋周密」詞選，「清張惠言」數編而已，苟能就此鉤其繁變，洞其源流，思有遺逸，必無乖方。

元代經學

遼金與宋終始。元滅金而宋亦亡。遼無可述，金入汴州，悉收其圖籍以北。「金史禮志」故文物稍有可觀，而儒者則無專門名家之學。「金史文藝傳序」元有天下，姚樞於德安俘虜中脫趙復，「元史儒學傳」姚燾所序江漢先生云。北方經學實賴明之者，卽其人也。樞於是始見伊洛性理之書，棄官家蘇門，刊諸經小學，「此指朱子小學」四書傳注以惠學者。「元史姚燾傳」許衡聞之，乃盡室依樞，慨然以道自任，喪祭嫁取必以禮。「元史許衡傳」從學浸盛，號爲儒宗，而金華王柏於朱熹爲三傳，授其學金履祥，履祥授許謙。當時推原統緒以爲朱子世適。「元史許謙傳」約而論之，自元至明。所謂經者，不過推衍朱儒緒論。清四庫纂錄元時易有二十三家。尙書十家。詩七家。周禮一家。儀禮三家。禮記二家。春秋十家。納蘭性德刻通志堂經解，頗收諸書，錢大昕補元史藝

文志。亦詳其目。明人此類。則愈繁。讀者。分別觀之可矣。

元代文學

初金源之世。宋宇文虛中以奉使見留吳激。蔡松年。又實皆宋產。故謂金源作者。當斷至松年子珪。而黨懷英趙秉文次之。『中州集小傳』其餘則王若虛麻九疇雷希顏郝天挺麻革並以文章見稱。而元好問尤著。好問金亡不仕流風所被姚燧虞集。莫不沾丐餘韻。高振聲華。『好問築野史亭記錄金源軼事百餘萬言元脫脫等修金史並據其書姚燧虞集之文亦與好問絕近』至於詩歌道麗。蘇黃後一人而已。

姚燧既受學許衡。而文章紱矩西漢。嘗言世復有班孟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元史姚燧傳近』其自命可知。準斯以談。則燧與虞集袁桷鄧文原歐陽玄。位之寶元慶曆之間。固當無愧。戴表元馬祖常元明善蘇天爵黃潛陳旅抑其亞也。而張理議禮。『理有釋奠義注序』柳貫述律。『貫有唐律疏義序』止攀晉休。辭無枝葉。尤卓爾焉。至如胡三省之注資治通鑑。馬端臨之撰文獻通考。『通考本唐杜佑通典而廣所未及嚴簡選於杜詳贍則過之』斯又淹雅博貫。不侔一時風氣者也。

宋時小學不修久矣。元戴侗纂六書。於盡變說文部居。吾師衍學古篇極紙之。然苦心考據。未嘗無所發明。『四庫總目提要』其自叙則意在明文以通辭。通辭以得意。即所已

知不敢自是。『六書故序』蓋舉世不爲之學。無所質正。而非顯已也。其後周伯琦又作說文字原。雖皆不足以達南閣神悟。要可謂空谷足音矣。

王士正言元詩靡弱自虞伯生之外惟吳立夫。瑰璋有奇勢。『七言詩選序例』然元之四家實首虞堪楊哉范昂揭奚斯。『元史揭奚斯傳』伯生自稱其詩。如老吏嘶獄。仲宏詩如百戰健兒。而評奚頌爲三日新婦。德機如唐臨晉帖。當時揭已不平謂爲學士自誇淵穎後起。『吳萊』比之范揭。亦僅伯仲。阮亭推算。未爲確論。薩都刺清婉流麗。品格當在四子間。至若楊維禎之險怪鉤棘。王彝且斥之爲文妖。『湧幢小品』樂府淋漓彼何謂哉。『漁洋論詩絕句』獨其絕詩學杜。則正有可取耳。

元曲之盛。盡人所知。然詞變爲曲。其來有自大曲。始於唐人伊州甘州見稱甚早。『容齋續筆』宋室宮庭宴賞。乃有雜劇。『宋史樂志』民間燕樂所用。不過大曲。自宋趙令時撰蝶戀花十闕。敍曾真記事。元董解元仿之而作西廂。遂成曲體。『近人吳梅詞餘講義』蓋其時蒙古初入中夏。不解文辭。故多雜俚語方言使之諧聽。而中州人士沈抑下僚如張可久關漢卿鄭德輝馬致遠輩。皆志不獲展。以一曲寓其不平。『李開先張小山小令序』宛論固異。則關漢卿以豪放勝。王實甫以妍麗勝。馬東籬以輕俊勝。『詞餘講義』後有作者。大約不能出此範圍。遞嬗至明。高則成琵琶記以素爲綺最時詞家本色嗣是南曲漸開。崑山魏良輔出。更變而爲崑調吳偉業詩所謂里人度曲魏良輔也。而文人如湯顯

祖梁伯龍之流。亦復好涉其藩。餘風所被。及於李漁阮大鍼。又論曲者所差稍也。清初有孔尚任譚桃花扇。洪昇譜長生殿。乾嘉間。蔣士銓爲藏園九種傳奇。其臨川夢冬青樹四絃秋三劇尤工悲涼婉麗。方之玉茗云亭非但不愧而已。若夫南曲北曲之所由分。韻調作法之何以合。則有鼎庵書在。讀曲聽其真。不敢妄言也。

明代經學

宋元以來。經師絕而道學興。經義盛而注疏微。永樂中敕胡廣楊榮金幼孜等修五經四書大全。乃襲取元人之說。『日知錄十八』用以取士。著爲令甲。『四庫總目提要』二百餘年。天下所讀之經。惟此而已。經義始於王安石。明更演八股。其名似正。實則空疏。應亭林所嘆爲敗壞人才。害等焚書者也。『日知錄十六』其時南雍所有諸經注疏。僅集宋元舊板。嘉靖中御史李元陽重寫刊之。是爲閩本十三經注疏。『十三經之名始此』萬曆時。又做閩本刻於北監。謬誤甚多。『莫友芝知見傳本書目』然學者並此不觀。『日知錄十六』『毛子晉汲古閣又依北監本重刻而錢謙益爲之序。明末諸公。乃稍重之。舟車所至。必以自隨。篤信好學。自亭林始。』

明代小學。亦無專家。而六書音韻萌芽。實自楊慎升菴發之。其六書索隱序牘舉許氏所引孔子以下說二十九家。『六書索隱』今無傳本。據亭林『日知錄自注』非致力許書者不知。

趙宦光纂說文長箋，已後慎數十年，卽顧炎武所見說文，僅李壽五音韻，譜未規五百四十部之舊也。『黃汝成日知錄彙釋』升菴爲此乃先在嘉靖中，斯非雖能而可貴者歟。所撰古音例略，悉取證於易詩禮記楚辭老莊荀管諸子，其後陳第乃有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第大破叶音之說，謂古無叶音，詩之韻，卽是當時本音。『第說本於焦贛』音學邊壇，絲是日密，然人皆知有第而不知有慎，此亦忘夫先河後海之義者矣。慎又撰丹鉛總錄，藝苑圖蘭等書，於經史亦多所考證，雖時有疏舛，陳耀文胡元瑞諸人，『耀有正楊元端有少室山房筆叢』並相駁難，然其碎雜又無以愈慎，故周亮工有翼楊之篇，明代傳通淵雅，足以繼慎者，惟焦竑方以哲而已，陳胡淺淺，非其倫也。

明代文學

明初開國文章，首推劉基宋濂青山神鋒四出景濂從容渾穆，『四庫總目提要』蓋濂嘗從黃潛吳萊柳貢游，學問具有淵源，『明史本傳』於時朝廷著作公卿碑志並出其手，宣德中，楊士奇雅好歐陽之文，平正紆餘，李東陽繼之，餘波所衍，更成敷靡，何景明李夢陽乃倡爲復古，不讀唐以後書，『明史本傳』而夢陽文實塗飾艱澀，無可比數，嘉靖中楊慎崛起，沈浸於漢魏六朝，不立門戶，自然淵懿，其後王慎中唐順之，更矯何李之弊，力師曾鞏屹然名家，李攀龍王世貞又上尊北地以續前蹤，『明史文苑傳』攀龍鼠銜竇

數未足自容，世貞則環瑋博大，文或不中繩檢，而才足以驅其學，天下蓋靡。獨歸有光奉唐宋爲宗，與之相抗，祇爲庸妄，巨子世貞晚年心折贊有光遺像曰：「風行水上，渙爲文章，風定波息，與水相忘，千載惟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趣，久而自傷。『明史文苑傳』文章公器，固不得以私意爭衡，彰彰然矣。

明詩四傑稱高啓楊基張羽徐賁。『靜志居詩話』而季迪實高步一代，足與抗手者青田也。林鴻袁凱並擅盛名，然東陽於子羽海叟意極不滿而願取滄浪其藩籬不同故也。『懷麓堂詩話』自何李登壇西涯道緇文則蹶矣，詩乃燦然，何以神超，李以骨勝。『靜志居詩話』引胡元瑞『紛紛評論盡於一言，於時徐禎卿年少秀苗，角逐兩雄高子業卽潔成輝頓超玄象王敬美云更千百年，李何尙有廢興，高徐必無絕響。』藝圃詩餘『真如言也。嘉靖七子王世貞李攀龍爲之魁，謝榛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宗臣附之，攀龍後與榛隙末遽別定五子廣之續之，尤爲可笑。元美才氣十倍于鱗四溟局守格律裁比子陽邊幅。』靜志居詩話『徐吳以下大國附庸耳，至於安袁宏道兄弟倡排王李錕錕譚元春和之，當時號爲竟陵四子。』明史文苑傳『淺率不根，流毒天下，詩亡而明社亦屋。』靜志居詩話『錢謙益吳偉業振鐸江左，錢有初學集有學集吳有梅村詩集』屈大均陳恭尹接迹嶺南，『屈有道援堂集陳有獨漈堂集』豈非絕續之交，肇啓異代者耶。

中國文學概要

第五篇 清代

清代經學

清初大儒。推顧炎武「亭林」黃宗羲「太冲」王夫之。「而農」三人者。實不仕清朝。而爲明之遺逸。炎武博通經傳。所著日知錄。平生志業。皆在其中。「炎武與友人書」而於禮教風俗。尤深切著明。「潘耒日知錄序」其音學五書。於聲音訓詁之學。自謂「變至道」。「答李子德書」華蒙發蒙。固非夸誕。其餘若五經同異。左傳補注諸書。尙非所深措意者。宗羲著易象數論。稱輔嗣簡當無浮義。病朱子誤入康節爲一障。當廓清之。而反求程傳。「宗羲自序」夫之於易書詩春秋四書。皆作稗疏。具有根柢。不爲游談。「四庫總目提要」蓋三家處陽九之會。冥躬白道。自守經綸。獨至說經。則漢宋並采。不爲苟同。來吾導夫先路。清儒無異詞也。「江藩撰漢學師承記稱梨州學出崑山亭林篤信朱子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漢學爲不可廢騎墻依違非真知灼見專考藩意非排斥黃願也實以兩君爲明遺老四庫列之清儒深所不安故慈謬其辭附傳於後所謂微而顯也」

其同時最著者、錢澄之有田間易學「易學用程朱而參取王孔注疏不廢先天河洛一圖而以爲圖生於易」田間詩學、「詩學注疏集傳外宋元明諸人之說凡取二十家無所攻亦無所主蓋在得經義而已」陳啓源有毛詩稽古篇「朱鶴齡著毛詩通義兼采衆說稽古篇則一準毛鄭辨正諸子集傳爲多專門淺學也」張爾岐有儀禮鄭注句讀、「馮師大選儀禮商有新義而多自用爾岐此書亭林稱爲立言簡當卓然經師」稍後則閻若璩有古文尙書疏證「宋吳域朱熹始言孔傳之僞元吳澄作書纂乃專釋今文明梅鷟更爲尙書考異證其剽剽至若漢攻之剝列一百二十八條其論遂定」四書釋地「此書初題釋地其後兼及名物典制訓詁經義」胡渭有易圖明辨「攻聖圖書者自吳澄歸有光黃宗羲毛奇齡各有論說惟渭參證抉摘分辦爲精」禹貢錐指。「自宋程大昌以來注禹貢者數十家精核無愈於渭九州分域山水脈絡古今同異一一考究」毛奇齡有論語稽求篇及四書索解。「博採古義詰難朱子其四書臆言則門人所雜集也奇齡求勝好辯學非專家全祖望毛檢討別傳極詆之」而朱彝尊作經義考三百卷、上下二千年、元元本本、在佚備載。於宋儒說經、頗著微詞、蓋漸染閭閻之間、博瞻多通、非僅目錄小慧者比、乾嘉以後、學者於毛朱多致不滿、雖後來居上、然其取精用宏、造詣所至、不可盡掩也。

漢學幟志。起康熙之際。所戶視者則爲惠棟戴震兩家。惠氏四世傳經、其始惠有聲在明季以精於詩聞。子周惕爲朱彝尊所稱、名益著「漢學師承記」撰易傳、春秋問、三禮問

詩說。予士奇撰易說。『專宗漢人以象爲主矯王弼虛象之說尤斥圖書』禮說『考證周禮明其古音古訓以鄭氏所引漢制遞求周制』春秋說『以三禮爲綱而取三傳比類相附事據左氏義探公穀後綴諸儒之說更下己意』士奇子卽棟也。專心經學。尤邃於易。撰周易述。『專宗虞仲翔參以荀鄭諸家約其旨爲注演其說爲疏書垂成而疾革缺鼎至未濟十五卦及卦序雜卦傳二篇』易漢學『考漢儒易學以見大凡』易例『考究漢儒之傳以發明易本例』言漢易者宗之。又撰古文尙書考。周禮補注。春秋左氏補注。而明堂大室錄。補說。並國學易而悟其法。又撰九經古義。以博異聞。其弟子有余蕭客。『著古經解詁沈戴東原曾譏其有鈎而未沈者有沈而未鈎者見漢學師承記』江聲。『著尙書集注音疏又著六書說以五百四十部爲建類一首以凡某之屬皆從某爲同意相授又著釋名疏證』蕭客弟子江藩。『著周易述補』聲弟子顧廣圻。並知名於世。

戴震之學。原出江永。『慎修』故世稱惠戴。又稱江戴也。永深於禮。其所撰禮書綱目。最爲精贍。『方觀承奏蕙田五禮通考本之』此外周禮疑義舉要。儀禮釋例。儀禮釋宮增注。禮記訓義擇言。深衣考誤。春秋地理考實。鄉黨圖考。而步算鍾律。盡通其奧。尤長於聲韻。撰古韻標準。以補正顧氏。『永稱顧氏考古之功多容管之功淺』永又篤信朱子。作近思錄集注。傳其學者惟震爲最。震作永行狀。推康成後。罕其儔匹。震於經有尙書義考。毛鄭詩攷正。攷工記圖注。儀禮正誤。於小學有爾雅文字攷。文言攷證。

于聲韻有聲類表。聲韻考。而其原善及孟子字義疏證。則皆原本古訓。以難宋儒「震原善篇云以理爲善以道爲統以心爲宗」之茫茫素之冥冥不若反求諸六經」於是漢學大熾。惠戴之風被天下。

與棟友者。有王鳴盛著尚書後案。先用鄭馬間取孔王「蛾術篇百卷。錢大昕不專一經。博綜今古。聲管訓詁。王近星命。靡不深究。著潛研堂集。十駕齋養新錄。李慈銘嘗稱竹汀之書。探索不盡。越縵日記」其言甚信。王錢皆教於楊州。而汪中劉台拱李惇賈田祖以次興。中有逆學內外篇大戴禮證誤台拱田祖皆中所推許然著作不多。

震在鄉里。同學有金榜。撰禮箋。程瑤田。撰儀禮喪服足徵記宗小記釋宮小記通藝錄。效於京。師則紀昀盧文弨交推重之。文弨著羣書拾補鍾山札記龍城札記抱經堂集昀總纂四庫總目提要於經義多申漢抑宋提倡之力昀實與焉。交游中又有任大椿撰弁服釋例深衣釋例字林考逸小學鉤沈。洪榜撰周易逆贊周易論語詩古義錄書詩釋典初堂讀書記及隨筆。而弟子最知名者。孔廣森湛精三禮公羊。所撰有大戴記注。公羊通義。段玉裁王念孫於小學尤深。玉裁注說文解字而許學大昌。又爲六書音韻表以緯之。念孫疏廣雅。用經傳諸子。轉相證明。諸古文義詰曲。皆剴然理解。授子引之。爲經傳釋詞。明三古辭氣。漢儒所不能過。念孫又有讀書雜誌引之有經義疏聞。論小學者。蓋至高郵父子而集大成焉。

流風所衍。經術益盛。治易則有張惠言易虞氏義易消息易禮易言易候易事。並明仲翔一家之蘊。易義別錄。存京馬魯說。易圖條辨。舉駁易圖。繼之者焦循。易章句易圖略易通釋易傳疏。江藩周易述補。李銳虞易略例。姚配中周易姚氏學。胡渭麟虞氏易消息圖說。於書則以孫星衍集史記大傳馬鄭爲今古文注疏爲稱首。焦循尚書補疏。禹貢鄭注釋。段玉裁尚書古文撰異。劉逢祿尚書今古文集解書序述聞。段喬從尚書歐陽夏侯逸說考。今文尚書序錄。今文尚書經說考。次之。於詩則有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胡承珙毛詩後箋。陳奐毛詩傳疏。三家俱有可觀。

於儀禮則張惠言儀禮圖讀儀禮記。凌廷堪儀禮釋例。胡承珙儀禮古今文疏義。胡培塈儀禮正義。張凌南望。而胡氏精博。於周禮則莊存與周官記周官說。徐養原周禮故書考。於小戴有任啓運禮記類纂。朱彬禮記訓纂。大戴有孔廣森大戴記補注。汪照大戴記補注。王聘珍大戴記解詁。其餘兼說三禮及諸篇別注者不可勝舉。於春秋左氏則洪亮吉春秋左傳詁。梁履繩左通補釋。李富孫臧泰壽張聰成之倫亦多有注辨而沈欽韓補注爲最詳。公羊家言其始孔廣森著通義。凌曙作公羊禮疏。春秋繁露注。乃稍稍推闡。陳立爲義疏。愈益繁博。及莊存與撰公羊正詁。劉逢祿承之。爲何氏釋例解詁。以詰難左氏。宋翔鳳亦牽引增會。難以緯祕。百年闕闕。基於是矣。穀梁潛泊。治之者少。有陳壽祺穀梁禮記。李富孫穀梁傳異文釋。許桂林時日月書治釋。

例「侯康」「穀梁禮證」「柳與宗」「穀梁大義」「鍾文烝」「穀梁經傳補注」諸家中惟柳賓叔頗稱於世。

論語則劉寶楠正義。孟子則焦循正義。爾雅則郝懿行義疏。三書爲善。

漢學門戶既熾。依附光寵者益多。破碎瑣拾。互相干聖。事勢流激。其末轉衰。而方東樹有漢學商兌之作。「東樹此書駁擊戴氏及乾嘉之爲漢學者不遺餘力固已乃並顧亭林黃梨洲萬季野而詬之且上及於黃東發楊升菴焦弱侯說有不通則動援四庫提要之塗附宋儒者以相遮剋章太炎斥爲躬行佞諛奔走於阮元鄧廷楨間其人本不足取然江藩之漢學師承記亦有以啓之」龔自珍魏源咸望諸人。卽又喜治劉逢祿之說。以今文攻駁古文。先是陳喬樞甫今文尙書。及三家詩遺說考。毛鶴壽明齊詩翼奉學。劉恭冕遠何休論語注訓。於是今文大行。卽及朝貴。潘祖蔭翁同龢皆好之。場屋用以取士。迄於清亡。

治小學者。獨尙樸質。自段氏注說文後。桂馥有說文義證。嚴可均有說文校義。二家晚出。而名與段埒。其餘若姚文田「說文聲系」顧廣圻「說文辨疑」鈕樹玉「說文段注訂新附考」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王筠「說文句讀說文釋例」苗夔「說文聲讀表說文聲訂」鄭珍「說文遺字」多至於數十家。似續而不絕也。王念孫父子後。若任大椿「字林考」錢坫「方言疏」阮元「十三經校勘記經籍纂詁」最近則俞樾爲羣經平義。諸子平義。其他說經義者筆錄甚衆。而古書疑義舉例。思理愈密。才見牙角

、補釋其緒、乃更無窮、孫詒讓讀周禮正義、墨子閒詁、精稿軼於乾嘉諸子、其爲筆記著名原古籍拾遺、札遼之類、每下一義、必俟軍徵、與譁世取寵者殊矣、

紫矩志載、松崖好博而尊聞、東原深邃而直數、〔本章炳燭語〕然顧黃之學、遞遞不絕、萬斯大斯同兄弟、稱說禮經、必兼漢宋、〔斯大斯同有三禮說易說見全謝山萬九妙齋志銘〕而尤在通貫舊史、其後王懋宏〔自田草堂雜著〕邵晉涵〔南江雜記〕全祖望〔經史問答陸琦亭集〕並騰踔大儒、亦不爲風氣移徙、斯其驗也、晚清中不持漢宋之見、卓然爲學者所共仰、得一人焉、曰番禺陳澧、澧於經訓小學、無不究極、樂律地理聲韻、亦盡旁通、〔禮有聲律通考切韻考禹貢圖考正、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作東塾讀書記、以發鄭君朱子之學、祛其所蔽、推見至隱、使兩家後學、不得爲固執詆譭、又作漢儒通論、以爲漢之儒者、釋訓詁、明義理、無所偏倚、〔漢儒通義序〕故錄其關於說義理者、仿白虎通近思錄例、分類爲書、精渾串通、篤守弗惑、傳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陳君有焉、又定海有黃以周者、承其父式三之業、〔式三百樂居集〕以傳經明道自任、著書十餘種、其禮書通故百卷、閎括敷備、清儒言禮者莫能過也、名與孫詒讓齊、說聲韻者、自顧炎武作唐韻正、始分之爲十部、江永古韻標準分爲十三部、段玉裁六書音賦表分爲十七部、戴震聲類表分爲二十五部、〔戴成書在段之後〕孔廣森詩聲類分爲十八部、嚴可均說文聲類分爲十六部、王念孫分爲二十一部、〔念孫無專書〕張惠言父

子說文諧聲譜分爲二十部，江有誥諧聲衣分爲二十一部，前修未密，徒出轉精，發明其轉，孔氏爲勝。「本章炳應說」而錢大昕變次古今，以舌上轉居二音，古人所無，尤爲獨至，其條若姚文田夏初江沅苗夔陳澧並有隸述，指轉脈理，則在善學者會其通爾，清儒宋學，大約程朱盛而陸王衰，觀於張伯行正誼堂所輯書，及北學編。「魏一齋輯尹會一補」洛學編「湯斌輯尹會一編」可知矣，最下者則唐鑑之學案小識，「戴震國朝師承表」讀唐堂文有其序而末見其書，而博野顏元，懲創空言，務爲有用，本司徒鄉三物之教，以教學者，「元有存性存學存道存人四編」門人又輯有習齋言行錄，其高弟李塋王源，並各著書。「塋有小學稽業大學辨業，岷樵亦有遺書」再傳而絕，百餘年乃有戴震，懷而好之，彙別其說，爲顏氏學記，以謂與顏黃孫李相摺柱也。

江藩爲宋學淵源記，述其師惠氏之言曰，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可謂持平矣，故藩既不錄顯仕。如湯斌魏裔介陸隴其悉在所屏，獨錄孫奇逢李因篤李顥，皆明遺逸，以節概著者，似爲有識，顧自應爲謙張履祥以外，可稱者寥寥，須繁費述，親受業容城，著弘道書，卓行寡悔「兄嚴望費舍人傳」而藩未之及，張棖証其不見李天生傳，「伍宗顯跋語」準斯以較，蓋屬扁多矣。

清代文學

國學文章猥濫。如魏應侯方城之流。「方城有壯極堂集」。魏應魏應魏祥時稱寧都三魏。皆夸毗知小說。顧炎武撰救文和論。蓋欲以補其貽。錢謙益人情為作有安。其文亦雜汗不中倫。「謙益有初學有學南集」汪琬依託與禮。顧爾編離。其有堯鑑文集四庫提要稱其疏通暢達極。陳廷敬較為平雅。「廷敬有年亭文編黎庶昌其文淵雅和平尚為近之」邵長蘅氣尤靡弱。「長蘅有尚門簾藻旅藻廣宋華許其與侯魏鼎足則其風尚可想」惟姜辰英凌跨其間。上攀周秦。洋洋灑灑。隨意出之。無不合於律度。「宸英有湛園集數拾摭全刪望姜湛園墓表」而桐城方苞。倡言義法。強聒不休。務在酸深。遂能為一代之宗。「苞有溪園又集其舊史記十表後云十篇之序義甚嚴密而辭微約覺者或不能遑得其實而義法之稍變必於是求之始的然有準他文如此類者非一」其弟子於劉大櫟傳姚鼐。「大櫟有海峯文集鼐有惜抱軒集」屢城周永年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歸嚮。號桐城派。「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鼐弟子有管同。「同有文寄軒因集」姚瑩。「瑩有東溟文集」梅曾亮。「曾亮有相規出房文集」方東樹。「東樹有儀衛室文集」東樹傳戴鈞衡。「鈞衡有味經館文鈔」而前後私淑不列子弟籍者。又有魯仕驥。「仕驥有山木集」吳德旋。「德旋有初月樓集」呂頤。「頤有月滄文集」朱琦。「琦有怡志堂文集」龍啟瑞。「啟瑞有經緯室文集」於是桐城之風。流衍八下。雖為古文辭強。上起秦漢。下覽歸方。鑿通幽微。古今無隔。「本榮絲趙先生照語」其論文

之扣有曰。神理氣味若文之精。格律聲色若文之粗。然舍其粗。則精者亦無以寓。〔古文辭類纂序目〕又擬爲陽剛陰柔之說。理尤微渺。而貴仕繁而饒肉不失法。吐辭雅馴而不齟。〔復魯絮非書〕馴致其道。斯可以辦志知方矣。

自陽湖倬敬。喜爲自恣之言。與張惠言友善。惠言亦私淑姚氏。其後李元洛陸繼輅繼之。由是又別爲陽湖派。〔敬有大零山房文集〕惠言有茗柯文編繼輅有崇百樂齋文集兆洛有養一齋文集〕而汪縉雖有高彭紹升三人者。其學出入於桂朱陸土與佛。發爲文章。隱約瘠瘠。亦時時瀟灑。紹升評縉文如龍蟠成雲。縉評紹升文如蠶氣成雲。〔汪子文錄序〕有尚晚年盡捐文字。游雁宕普陀小返。紹升狀其文。亦如雁宕普陀無別有也。〔臺山文錄序〕紹升有一林居十集〕而山沈麟自珍慕之。自珍雜以六朝晚唐。益爲儂媚。惟其聰慧絕人。故要眇亦足驚世。〔自珍有定菴文集〕世以魏源儷之。非也。

錢經者多不善爲文。獨汪中爲不爾。中文上規八代。其辭銘學故書。化其迹迹。閭閻審諦。枝葉蠶剪。張南皮爲書目答問。乃以遺學外篇犀於石笥卷蔬之間。難糅相量矣。會國藩仕京師。與梅曾元游。吳敏樹家洞庭。少好震川之文。手鈔數過。〔答曾侍書郎〕國藩喜道以桐城。敏樹不爾。及其成就。信各卓然。求其要歸。異者鮮矣。蓋規知翼合。不苟同者談論耳。〔國藩有文止文集敏樹有捫朗文集〕曾氏弟子有張裕釗吳汝綸黎庶昌。皆傳其古文學者。而張吳最著。〔張有濠字文集吳有學甫文集黎有拙尊園集〕

汝給弟子有馬其利、賀壽、趙衡、餘抗章炳應稱之曰、並世所見、王閻運文能盡雅、吳汝給馬其利文能盡俗、〔與人論文書〕賀道用樸學居北方、故世少知者。

清初善爲駢體者、首陳維崧、沿唐宋四六之風、獨胡天游爲異、〔維崧有迦陵文集天游有石笥山房文集〕袁枚吳錫麒因是己、〔枚有小倉山房駢文錫麒有有正味齋駢文〕自洪亮吉孔廣森上擬六朝、一振其體、曾煥彭兆蓀劉嗣綰董祐誠諸人嗣之、〔煥有賞雨茅屋駢文、兆蓀有小謨觸館文、嗣綰有尙綢堂文集、祐誠有方立乙集〕晚近周壽昌傅桐輩工者亦多、而李慈銘王闡運爲踴躍、〔周有恩益堂駢文傳有梧牛駢體文李有湖塘林館駢文王有湘綺樓駢文〕慈銘越縵日記五十卷、考證經史小學、爲一生精力所萃、〔慈銘自謂平生駢文第一詩第二詞與古文第三云云〕闡運徧注羣經、所譏湘軍志、自謂可以睨蔚宗、軼承祚、〔王志〕然兩家之文、皆自詞賦入。

顧黃王三君明夷蒙難、心存故國、故魯旁皇自託於史、以發其指、〔顧有天下郡國利弊書、帝王宅京記、肇城志、聖安本紀、黃有歷代甲子考、行朝錄、海外慟哭記、王有讀通鑑論宋論永歷實錄餘書及所論著尙多詳略舉見〕〔斯同有歷代史表清修明史皆徵聘及之朱兒潘璫即因疑爲鉞史、恥應征車、幡然遁跡、〕〔斯同有歷代史表清修明史皆徵聘及之朱兒潘璫即因疑爲鉞史案見殺者〕至祖望承其餘緒、撰故明忠節大臣、遺民獨行、墓碑傳狀、累數十篇、〔顧林亭文集〕此不以考證議論爲史者也。

自王宏緒著明史稿。康熙中詔開博學鴻詞科。收影孫遜朱彝尊五十人。入館纂修明史。取宏緒書爲本。〔四庫總目提要〕炎武甥徐乾學實贊其役。遷流十五年書成。其書雖晚老死散去。非出於一時之筆矣。而乾學本李燾書。爲通鑑後編。乾隆中畢沅又續資治通鑑。〔此書體例多出於章學誠見其代畢沅與錢竹汀書〕陳鶴又作明紀。皆依於官書者也。乾嘉以來。爲補注考證者甚衆。今錄數家。梁玉繩有史記志疑。沈欽韓有前後漢書補注。周壽昌有前後漢書注校補。三國志注補。王先謙又集諸家爲前後漢書補注。沈炳震有新舊唐書合鈔。其餘或補藝文。或補地志。學者畧覽近人目錄之書。可推類知也。關係全史者。錢大昕有諸史拾遺。廿二史考異。王鳴盛有十七史商榷。趙翼有廿二史劄記。而陳景雲爲紀元要畧。李兆洛爲紀元編。歷代地理韻編。今釋。亦可以便簡閱。省鉤稽。若夫章學誠之文史通義。出於劉知幾。其辭頗肆曷。前代歐陽修宋祁。並世穀震洪亮吉。並在斥詆。苟取其書。與居巢之作〔知幾封居巢子事見唐書本傳〕參互玩觀。得失較然矣。

爲明之世。言詩不及宋元。自錢謙益王士禛標舉梅村放翁。而宋詩大行。遺山亦在所稱。與士禛同時者。有施閏章〔愚山詩集〕朱彝尊〔曝書亭詩集〕朱琬〔安雅堂集〕趙執信〔飭山詩集〕吳雯〔遠洋詩鈔〕查慎行〔敬業堂集〕而阮亭翁然爲一代宗工。秋谷與

之論詩不合。著譚龍錄以相詆。天章五言如藐姑冰雪。蘊約當世。然貧士失職。見賞新城。殊非其意。故秋谷時引之爲重。〔見談龍錄〕竹垞學本浩博。而詩轉縝密。僣塞南歸。更開浙派。厲鶚舒位吳嵩梁。〔厲有樊榭山房集舒有鉅水齋集嵩梁有書蘇館集〕爲之冢嗣。而才不逮也。自沈德潛衰晚發聞。以選家自居。務爲腐澹。求合時軌。故體格日卑。〔沈有歸愚詩鈔又選唐宋元明清五詩別裁〕王昶湖海詩傳所載諸人。盡其流裔。及袁枚趙翼蔣士銓。反之入於俗恣。一時震掉。稱爲三家。〔袁有小倉山房集趙有甌北詩鈔蔣有忠雅堂集〕張問陶。洪亮吉。黃景仁。稍稍別異。然問陶淺近。亮吉沾沾。景仁多窮竅語。〔張有船山詩艸共有卷閭更生齋詩集黃有兩當軒詩集〕與明人絜其短長。細已。

晚近獨台國藩歌行效昌黎山谷。拗折有奇氣。〔王闢運言曾侯好文不好詩早被梅生安字眼非也〕李慈銘華不傷骨。頗類竹垞〔李有絳萼白鵲館詩集〕遵義鄭珍不惟經學訓詁。高步西南。其詩亦峭質不露。滓厲於杜韓陳無已間。〔鄭有巢經巢詩鈔〕張之洞學蘇而氣度宏肅。〔張有廣雅碎金〕挹之不濁。王闢運精詣所造。固在八代三唐。自言甘苦。歷歷甚備。諒異乎時流之撰矣。

詞家始推陳維崧。學宋之蘇辛者也。朱彝尊則專擬白石玉田。而王士禛亦有綠楊城郭之句。所作多小令。不足方朱陳也。同時納蘭性德。著飲水詞。〔原名側帽詞〕生於家貴。

而哀怨駭屑，若不自勝，故楊芳燦嘗欲合迦陵竹垞爲之選集。「飲水詞序」非無意也，與容若游者，顧貞觀。「彈指詞」而竹垞之友有李良年。「秋錦詞」李符。「未逸詞」並以詞名，其後推厲鶚稍足嗣音，迨乾嘉之際，詞學橫流，效迦陵者不免於膚粗，疏竹垞者或失之瑣砌，於是張惠言爲詞選，備論源流，以發厥旨而其謬最在附會忠愛言必刺譏。其弟琦及黃景仁左輔陸繼輅惲敬李兆洛鄭善長輩張之。互相神聖。世遂目爲常州派，有周濟者，沿其波瀾，更作詞辨，雖時有善語，而逞臆則一，至袁通襲自珍，稍自洩出，爲姚冶跌宕之聲，而錢枚謝靈，同時爲龔袁所契，頗有可喜，「通有拜月樓詞討春詞，自珍有無著詞影事詞懷人館詞枚有微波亭詞」若其幽思蘊藹，志潔言芳，技之所極，足與姜張接軫者其惟郭麐須迦方無愧乎。「麐有浮眉詞蘅夢詞懣餘綺語」，晚近有周壽昌「思益堂詞」蔣春霖「水雲樓詞」王闓運「湘綺詞」李慈銘。「霞川花隱詞」鹿潭詞學專家，符其纖緩夙倚聲自負，而王壬甫餘事及此，敏才入律，亦自，能工今之俗論，猥云不關學問何也。

81
447721

四川省圖書館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圖字第一一二六號

447721

\$